

適園叢書

張宗祥





適園叢書
第十一集

吳慶坻



南林張氏采
輯善本彙刻

適園叢書目

第十一集

孟子師說七卷 黃宗羲

簡莊疏記十七卷 陳鱣

花村談往二卷補遺一卷

藏一話腴甲集二卷乙集二卷 宋陳郁

廣元遺山年譜二卷 李光廷

祇欠庵集八卷 明吳蕃昌

後漢藝文志四卷 姚振宗

墨

師

早

說

福

福

呈

呈

孟子師說題辭

天下之最難知者一人索之而弗獲千萬人索之而無弗獲
矣天下之最難致者一時窮之而未盡千百年窮之而無不
盡矣四子之義平易近人非難知難盡也學其學者詎止千
萬人千百年而明月之珠尚沈於大澤既不能當身理會求
其著落又不能屏去傳注獨取遺經精思其故成說在前此
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宜其學者之愈多而愈晦也昔先師
子劉子於大學有統義於中庸有慎獨義於論語有學案皆
其微言所寄獨孟子無成書義讀劉子遺書潛心有年麤識
先師宗旨所在竊取其意因成孟子師說七卷以補所未備
或不能無所出入以俟知先生之學者糾其謬云劉門弟子

孟子師說卷一

姚江黃宗羲著

孟子見梁惠王章

天地以生物爲心仁也其流行次序萬變而不紊者義也
仁是乾元義是坤元乾坤毀則無以爲天地矣故國之所
以治天下之所以平舍仁義更無他道三代以下至於春
秋其閒非無亂臣賊子然其行事議論大抵以仁義爲骨
子而吉凶亦昭然不爽及至戰國人心機智橫生人主之
所講求策士之所揣摩只在利害二字而仁義反爲客矣
舉世盡在利欲膠漆之中孟子出來取日於虞淵而整頓
之七篇以此爲頭腦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

其君者也正言仁義功用天地賴以常運而不息人紀賴以接續而不墜遺親後君便非仁義不是言仁義未嘗不利自後世儒者事功與仁義分途於是當變亂之時力量不足以支持聽其陸沈魚爛全身遠害是乃遺親後君者也此是宋襄徐偃之仁義而孟子爲之乎

王立於沼上章

此見孟子本領闊大處若使後之儒者對必言治國當憂勤惕厲豈宜縱耳目之觀如此便覺拘迫觀孟子之言自覺有一段太和氣象

寡人之於國也章

梁惠王亦是補偏救弊權宜一時之計孟子以爲根本既

立無待末流所言皆布帛粟菽不似耕戰盡地一切權謀
惠王不能節用以至民生憔悴故下文痛言之然惠王猶
知爲民後世人主不如惠王者多矣

晉國天下莫強章

孟子一則曰不違農時再則曰彼奪其民時諄諄言之者
蓋當時無日不戰爭使民不得休息故民生凋敝孟子之
意以罷兵爲當時第一事不但如論語之使民以時耳

梁襄王章

蘇氏云自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及宋太祖四君能一天下
皆以不嗜殺人致之此言是也顧後來元明之開創者不
可稱不嗜殺人而天下爲威勢所劫亦就於一與秦隋無

異未嘗不延世久長蓋至此而天道一變矣遂不得不有
逆取順守之說此尙論者之所痛心也

齊桓晉文之事章

新安倪氏曰按通鑑慎靚王二年壬寅惠王卒孟子去魏
適齊是一見襄王後卽去也注疏孟子去齊老而之魏史
記亦云宣王不能用適梁其先齊而後梁明矣何以有倪
氏之誤也

王霸之分不在事功而在心術事功本之心術者所謂由
仁義行王道也只從迹上模倣雖件件是王者之事所謂
行仁義者霸也不必說到王天下卽一國所爲之事自有
王霸之不同奈何後人必欲說得天下方謂之王也譬之

草木王者是生意所發霸者是剪綵作花耳
君子遠庖廚不以飲食爲事如無故不殺犬豕割不正不
食之類非但使之不聞不見便可快吾匕箸耳

莊暴見孟子章

覆載之間一氣所運皆同體也何必疾痛疴癢一膜之通
而後爲同耶吹爲風呵爲霧唾爲溼呼爲響怒爲慘喜爲
舒皆吾身之氣也人心無不仁一念之差惟欲獨樂故曰
起發一疑心阬四十萬人如蟻蝨石崇發一快心截蛾眉
如芻脩李斯發一饕心橫屍四海楊國忠發一疾心激禍
百年戰國之君殺人盈城盈野只是欲獨樂耳一經孟子
點破兵氣銷爲日月光真是點鐵成金手段

文王之囿章

文王之囿七十里者自靈臺靈沼以外皆山林不可井田之處以寄游觀因名之曰囿耳齊王之囿則郊關之內皆可以爲田者奪之於民以爲遨游之所大不相侔豈可以小大論哉

問交鄰國章

大全言仁者而居小國固不免爲智者之事使智者而居大國則未必能爲仁者之舉何者智者分別曲直未必能容忍而不與之較如仁者之爲也按事小事大從時勢上而分爲仁智原無所優劣而謂其有能不能無乃固歟

周書泰誓篇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

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與孟子所引既異文而訓詁亦不同此正可以證古文尙書之僞顧饒雙峰云古人之書與今多不同多是人記得人家不常有此本反若謂孟子不足信者失之矣

雪宮章

注云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非也上文明言巡狩述職則其爲列國諸侯可知至於今時天子雖不巡狩大國之君如秦晉齊楚未嘗不役使小國何必言附庸乎

宮土音爲君商金音爲臣角木音爲民徵火音爲事羽水音爲物宮絃八十一絲三分損一以生徵五十四絲徵三分益一以生商七十二絲商三分損一以生羽四十八絲

羽三分益一以生角六十四絲至角而三分之則餘一不復可損益故音窮於五

明堂章

明堂之論不一要以鄭康成明堂太廟路寢異實同制爲是所謂五室十二堂及茅茨蒿柱皆秦人之附會也朱子有明堂說其圖與陳祥道禮書略同但陳用之明堂青陽總章玄堂四方之太廟各自有左个右个朱子則倣井田之制此廟之左卽爲彼廟之右此廟之右卽爲彼廟之左太廟四而左右个亦四也若同太廟路寢之制則東西房東西夾又東序西序東堂西堂而已其建於國中者以之祀上帝建於外之四岳者以之祀山川也卽以此爲朝會

之所

明堂之議惟宋景文一洗千古之陋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蓋祭天於郊以其蕩蕩然蒼蒼然無乎不覆無乎不見故以至敬事之郊也者不屋者也達自然之氣也埽地而祭器尙陶匏不敢以人之所愛奉之遠而敬之也人莫不本乎祖祖一而已尊無二上故曰率義而上至於祖祖尊而不親是所以配天也周推后稷配天盡矣至矣不可以復加矣周公之攝政仁乎其父欲配之郊則抗乎祖欲遂無配則已有仁父之心不能見之於天下於是乎名天以上帝而配之上帝也者近人理者也人於萬物乃一物假令天若有知其宰制生

育未必圓顱方趾耳鼻食息如人者也今名之帝以人事
天引天以自近親之也人之親者莫若父故以文王配上
帝不可以郊故內之明堂明堂王者最尊處也仁乎其父
故親於天天有帝名則祭之明堂親與敬兼之矣或曰經
前曰天後曰上帝何也曰天上帝一耳不通言則若兩物
然故郊曰昊天明堂曰昊天上帝天人之分明也明祖不
可以在明堂文王不可以配郊矣

疏言周禮司關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譏司市國凶荒
則市無征而作布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川衡以
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罰之司厲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
於春槩此而推之則關市非無征也澤梁非無禁也罪人

非不孥也而文王必皆無者蓋亦見文王權一時之宜不
得不然耳按此言信周禮之過也周禮出自王莽劉歆之
手大半後世殘民之餘習故何休以爲六國陰謀之書執
非聖之書而疑孟子之言眾言淆亂折諸聖毋乃倒置乎
故國章

石渠意見疑爲國君用賢當用尊者親者然或尊者親者
未必賢不得已則用卑者疏者之賢將使卑者踰尊疏者
踰戚可不慎歟若將如不得已解作謹之至而下文又言
可不慎歟非唯辭理不順且又重複此說是也然先儒皆
以如不得已連下文而朱子改之非創於王宗貫也亦無
世臣者如魯之三桓齊之高國晉之六卿是也自游說之

士起朝秦暮楚取相印如寄各國效之而世臣絀矣利之
所在則親之有仕於此國而親於彼國者并親臣而亦無
之李固云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
可顧問者誠可歎息亦此意也

周衰賢者之類棄功臣之世絕故孟子告齊王以故國非
喬木王無親臣矣蓋諷之也

進賢退不肖後之人主皆不能無所寄明主則寄之諸大
夫暗主則寄之左右國人之賢否非左右莫達名爲國人
仍是左右也其自以爲能察者猜疑愈甚則左右中之愈
易故人君非正心誠意進賢去不肖之權終不能出於左
右而諸大夫不得與焉然則孟子之所謂察者亦察之諸

大夫而已此孟子未盡之意也

放桀伐紂章

松問梭山云孟子說諸侯以行王道是王道以尊周室行王道以得天位梭山云得天位松曰如何解後世疑孟子教諸侯篡奪之罪梭山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象山再三稱歎曰家兄平日無此議論良久曰曠古來無此議論松曰伯夷不見此理象山曰伏羲以來皆見此理按孟子之時周室僅一附庸耳列國各自王齊秦且稱帝矣周室如何可興以春秋之論加於戰國此之謂不知務

爲巨室章

孟子之所學者仁義也時君之所尙者功利也以仁義爲

迂遠而闕於事情是舍所學而從我

伐燕章

語類齊人伐燕孟子以爲齊宣史記以爲湣王溫公不喜孟子及作通鑑卻不取史記而獨取孟子皆不可曉荀子亦云湣王伐燕然則非宣王明矣問孟子必不誤曰想是湣王後來做得不好門人爲孟子諱故改爲宣王爾按宣王之伐燕明有國策可據不止孟子也通鑑之所據據國策非據孟子也史記之牴牾處甚多如魯世家自伯禽至惠公史記凡三百二十一年漢志凡三百八十二年較差六十六年而歷家上推用漢志而不用史記用史記則不可通矣其大者如此何況區區伐燕之先後哉至言門人

爲孟子諱尤爲礙理孟子可諱國策又誰爲諱之乎以潛王之暴孟子去齊猶曰王由足用爲善孟子之暗若此哉

滕小國章

觀太王二三子何患乎無君吾將去之之言分明遜國而去後來邠人之從出於意外向使無人從之則匹夫終其身而已蓋國亡非吾所致事勢使然可以告無罪於先君矣滕之事勢已不可復支若效死勿去則必至於肝腦塗地故孟子以太王之事詳言之意有在矣據國策宋王偃滅滕宋之稱王在周觀王三年蓋滕之亡於問孟子之時相去無幾也

魯平公章

按史記年表孟子之見梁惠王在三十五年是時已稱叟

當六十歲外矣後此二十三年而魯平公始立其欲見之

年雖不可定孟子亦近九十歲孟子家譜云孟子生於周

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今之二月卒於赧王二十六年正月

十五日今十一月年八十四按史記定王二十八年崩無三十

七年三或傳寫之誤考王十五年威烈王二十四年安王

二十六年烈王七年顯王四十八年慎靚王六年又加赧

王二十六年自定王二十七年己亥至赧王二十七年壬

申凡一百五十四年是不足為據而年之八十四當不為

謬姑以魯平公元年次之上距周安王五年甲申則八十

四年矣其生卒不過前後其間而見梁惠王正當六十歲

也

姚江

孟子

孟子曰於齊之意似見於此與孟子其通則三代

之治其後見而未必不得志於天下顯聖王之統緒絕

古今之一大見會也然宣王雖不用孟子而四國歸之

當求其濡染之力約非潛王繼之何事至於不復故

而快章

天地間只有一氣在周生人生物人聚是氣以生心即氣

之靈處所詳加氣在上世心體流行其流行即有條理

孟子師說卷一

...

...

...

...

...

...

...

...

...

...

孟子師說卷二

人良雖一氣之流於心之中必姚江黃宗義著

當路於齊章

孟子欲仕於齊之意俱見於此使孟子得行其道則三代之治當復見而秦必不得志於天下願聖王之統遂絕者古今之一大見會也然宣王雖不用孟子而國勢強盛未嘗非其濡染之力苟非潛王繼之何遂至於不振哉

浩然章

天地間只有一氣充周生人生物人稟是氣以生心即氣

之靈處所謂知氣在上也心體流行其流行而有條理者

即性也猶四時之氣和則爲春和盛而溫則爲夏溫衰而

涼則爲秋涼盛而寒則爲冬寒衰則復爲春萬古如是若
有界限於閒流行而不失其序是卽理也理不可見見之
於氣性不可見見之於心心卽氣也心失其養則狂瀾橫
溢流行而失其序矣養氣卽是養心然言養心猶覺難把
捉言養氣則動作威儀旦晝呼吸實可持循也佛氏明心
見性以爲無能生氣故必推原於生氣之本其所謂本來
面目父母未生前語言道斷心行路絕皆是也至於參話
頭則壅遏其氣使不流行離氣以求心性吾不知所明者
何心所見者何性也

人身雖一氣之流行流行之中必有主宰主宰不在流行
之外卽流行之有條理者自其變者而觀之謂之流行自

其不變者而觀之謂之主宰養氣者使主宰常存則血氣化爲義理失其主宰則義理化爲血氣所差在毫釐之間黝在勝人舍在自勝只在不動心處著力使此心滯於一隅而堵塞其流行之體不知其主宰原來不動又何容費動手腳也只是行所無事便是不動心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此四句是告子一生學問言者天下之義理也告子以爲義理散於天地萬物心之所有者惟知覺故不以義理求之於心心既空無所有則一切行事靠我之氣不得須求理於天心萬物故勿求於氣氣者知覺運動也孟子以爲義理卽心而是以心之主宰而言曰志有主宰則不患不流行志至焉氣

次焉次舍也易之旅卽次師左次周禮之掌次是也志之所至氣卽次於其所氣亦無非理義矣告子病痛在不知於義理於心心旣不知求於氣何益故以可不可稍分別之其實一貫串非兩樣也

志卽氣之精明者是也原是合一豈可分如何是志如何是氣無暴其氣便是持志工夫若離氣而言持志未免捉捏虛空如何養得古人說九容只是無暴其氣無暴其氣志焉有不在者乎更無兩樣之可言

其爲氣也兩段後段釋所以塞於天地之故言此氣自能有條理而不橫溢謂之道義流行之中有主宰也若無此主宰便不流行則餒而不與天地相似豈能充塞哉石渠

言若無道義雖欲行之而氣自餒矣是也集注以無是之是指氣而言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爲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爲矣如是則道義是道義氣是氣終成兩樣朱子所以認理氣爲二也

集義者應事接物無非心體之流行心不可見見之於事行所無事則卽事卽義也心之集於事者是乃集於義矣有源之水有本之木其氣生生不窮義襲者高下散殊一物有一義模倣迹象以求之正朱子所謂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裘之襲羊質虎皮不相黏合事事合義一事不合則伎倆全露周章無措矣告子外義之病如此朱子言其

冥然無覺悍然不顧此則世俗頑冥之徒孟子亦何庸與之辨哉故象山云讀書講求義理正是告子外義工夫亦已深中其病而朱子謂其靜坐澄心卻是外義恐未必然也

必有事焉正是存養工夫不出於敬伊川云有物始言養無物又養箇甚麼浩然之氣須是見一箇物如卓爾躍如是也此與明道識仁之意相合正是把捉之病忘是閒斷之病助是急迫之病故曰不須防檢不須窮索未嘗致纖毫之力蓋存得好就是誠敬誠敬就是存也存正是防檢克己是也存正是窮索擇善是也若外此而爲防檢窮索便是人僞未有不犯三者之病也

有事不論動靜語默只此一事也明道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卽此是學雖然當寫字時橫一爲學之心在內則事與理二便犯正之爲病更轉一語曰正是要字好必有事雖不出於敬然不曰敬而曰有事者程子曰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且如欲爲孝不成只守著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爲孝之道所以侍養當如何溫清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蓋有事而始完得一敬誠中形外敬是空明之體若不能事事則昏暗仍屬不敬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是一串工夫須用善看故又曰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

告子義襲依倣義理迹象求之於外而中心枯槁與中庸

衣錦尚絅相反不特告子凡天下自爲爲人如楊墨淳于
慎到之徒學術或異其致飾於外則同故曰天下之不助
苗長者寡矣

知者氣之靈者也氣而不靈則昏濁之氣而已養氣之後
則氣化爲知定靜而能慮故知言養氣是一項工夫易云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
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此是汎舉世人而
言孟子之詖淫邪遁指一時立言之輩破其學術詖辭危
險之辭如雞三足卵有毛白馬非白之類是蔽於名實者
也淫辭汎濫援引終日言成文典及細察之則偶然無所
歸宿陷辭如入於坎窞無有實地也邪辭邪僻之辭如押

闔飛箝離遠於正道遁辭炙輠無窮不主一說人見其不窮不知其尙口乃窮也諛則公孫龍之家淫則談天衍之家邪則鬼谷之家遁則漳于髡之家皆是當時之人也

語類孟子說養氣先說知言先知得許多說話是非邪正都無疑後方能養此氣也此與程子存久自明之言相反若打頭先去知言則是中無把柄如何去知恐成一骨董箱耳故汎窮物理不若反身修德之爲愈也

晦翁以浩然之氣清明不足以言之纔說浩然便有箇廣大剛果意思如長江大河浩浩然而來也富貴貧賤威武不能移屈之類皆低不可以語此此恐門人所記之失氣自麤精一滾出來養之而後能清明渣滓盡去始爲浩然

故橫渠曰散殊而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神神乃是
養後之氣也非清明何如廣大剛果不移不屈正是浩然
體段如何反低不可解也

朱子云配義與道只是說氣會來助道義若輕易開口胡
使性氣卻只助得客氣人纔養得純粹便助從道義好處
去義以爲養得純粹便是道義何消更說助道義朱子主
張理氣爲二所以累說有了道義又要氣來幫貼方行得
去與孔子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吾未見力不足者
之言似有逕庭

朱子云氣只是身中底氣道義是眾人公共底天地浩然
之氣到人得之便自有不全了所以須著將道理養到浩

然處此言有病人自有生以後一呼一吸尙與天通只爲私欲隔礙全不成天地之氣耳豈有到人身上便自不全後來羅整庵分明覺天地爲二皆本於此

朱子說人生時無浩然之氣只是有那氣質昏濁頹塌之氣這浩然之氣乃是養得恁地愚謂浩然之氣非固有如何養得就其實昏濁頹塌之氣總是一氣養之則點鐵成金不是將好氣來換卻此氣去也朱子他日又言有道理的人心便是道心則得之矣

侯師聖說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伊川舉禪語爲況曰事則不無擬心則差朱子不以爲然然朱子言略綽提撕又何其與斯言相合也此處著力不得放倒不得此之謂勿忘

勿助

勿忘勿助閒心中絕無一事此之謂有事也此卽是義若知有一義以勿忘勿助集之渣滓未化便是外義白沙之養出端倪高景逸之靜坐叢山之正諦當時切忌又起鑪竈皆是物也

周子主靜靜則氣自流行一不流行則天地閉賢人隱平地而有山川之險矣故懲忿如摧山窒欲如填壑非養之於初則末流之難如此

有問羅近溪臨事輒至倉皇心中更不得安帖靜定多因養之未至曰此養之不得其法因先時豫有箇要靜定之主意後面事來多合他不著以致相違相競故臨事衝動

不寧也曰靜定之意如何不要孟子亦說不動心曰若只
意思作主如何能得不動孟子是以心當事今卻以主意
當事以主意爲心則雖養千百年總是要動也
心自無窮一動則相阻隔不過椰子而已無物不大於我
所謂賤妨貴小加大
有問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何處見得海門曰何處見不得
此卽鳶飛魚躍察乎上下之意然非勿忘勿助活潑潑地
如何見之

先忠端公云孟子知言全將自己心源印證羣迷吾心止
有一常人自去分門立戶這些蹊徑都從常心中變出許
多魑魅魍魎相知言者但把常心照證變態無不剖露知

得人心亦只知得自己心知得羣心之變亦只養得吾心
之常

人心不能無所著忘則著於空助則著於境勿忘勿助則
一無所著不墮有無二邊

俊傑在位章

市廛商賈所居廛而不征者不稅其貨也法而不廛者有
司者治之耳不稅其屋也廛無夫里之布者五畝之宅二
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農夫所居之廛也夫里一夫所居
之里令之出錢當時有此名也亦不稅之是於農商一無
所取注疏集注皆爲周禮所誤而石渠意見以爲市廛而
不征止取市宅之稅而不取貨物之稅法而不廛市廛之

人有犯法者該罰之物若重於市宅之稅止取該罰之物而不取市宅之稅尤爲穿鑿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叢山先師云孟子論性只就最近處指點如惻隱之心同是惻隱有過有不及相去亦無多不害其爲惻隱也如羞惡之心同是羞惡有過有不及相近亦然不害其爲羞惡也過於惻隱則羞惡便減過於羞惡則惻隱便傷心體次第受虧幾於禽獸不遠然良心仍在平日殺人行劫忽然見孺子入井此心便露出來豈從外鑠者義曰通書云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剛柔皆善有過不及則流而爲惡是則人心無所爲惡止有過不及而已此過不及亦從往

來故程子言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仍不礙性之爲善

又曰惻隱之心仁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說者以爲端緒見外耳此中仍自不出來與仁也語意稍傷不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只說得仁的一端因就仁推義禮智去故曰四端如四體判下一般孟子最說得分明後人錯看了又以誣仁也又以孟子誣中庸未發爲性已發爲情雖喙長三尺向誰說又曰滿腔子皆惻隱之心以人身八萬四千毫竅在在靈通知痛癢也只此知痛癢心便是惻隱之心凡乍見孺子感動之心皆從知痛癢心一體分出來朱子云知痛是人心惻隱是道心太分晰惻隱是知痛表德

又曰惻隱心動貌卽性之生機故屬喜非哀傷也辭讓心

秋貌卽性之長機故屬樂非嚴肅也羞惡心克貌卽性之收機故屬怒非奮發也是非心湛貌卽性之藏機故屬哀非分辨也四德相爲表裏生中有克克中有生發中有藏藏中有發人之初念最眞從不思不慮而來卽是性天稍一轉念便屬識神用事乍見者初念也下三者皆是轉念孫淇澳曰孟子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欲人識心故將惻隱之心指爲仁之端非仁在中而惻隱之心反爲端也孟子又說仁義禮智根於心若仁在中而惻隱之心反爲端是應言心根於德不應言德根於心也若心根於德則百方求德心恐有不眞之時唯德根於心則一味求心德自無不眞之處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

一書專爲性善說也然則仁義禮智可謂非性乎曰中庸
言性之德也謂之德則可謂之卽性則不可於文生心爲
性唯性善故心善心善故隨所發無不善而有四端端者
倪也有端倪不可不窮分量故須擴充故曰盡其心者知
其性也擴而充之便是盡心知仁義禮智之根於心便是
知性若仁在中而惻隱之心反爲端是應言反求不應言
擴充也

李見羅著道性善編單言惻隱之心四者不可竟謂之性
性見藏之於中者先儒之舊說皆如此故求性者必求之
人生以上至於心行路絕而後已不得不以悟爲極則卽
朱子之一旦豁然貫通亦未免墮此蹊徑佛者云有物先

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恰是此意此
儒佛之界限所以不清也不知舍四端之外何從見性仁
義禮智之名因四端而後有非四端之前先有一仁義禮
智之在中也雞三足臧三耳謂二足二耳有運而行之者
則爲三矣四端之外懸空求一物以主之亦何以異於是
哉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此意周流而無閒斷卽未發之喜怒
哀樂是也遇有感觸忽然迸出來無內外之可言也先儒
言惻隱之有根源未嘗不是但不可言發者是情存者是
性耳擴充之道存養此心使之周流不息則發政施仁無
一非不忍人之心矣

高忠憲與許敬庵書云平昔自認以此心惺然常明者爲道心惟知學者有之蚩蚩之民無有也卽其平旦幾希因物感觸倏明倏晦如金在鑛但可謂之鑛不可謂之金如水凝冰但可謂之冰不可謂之水而先生乃曰童僕之服役中節者皆道心也初甚疑之已而體認忽覺平日所謂惺然常明之心還是把捉之意而蚩蚩之民有如鳶飛魚躍出於任天之便者反有合於不識不知之帝則特彼日用不知耳然則無覺非也有意亦非也必以良心之自然者爲真稍涉安排卽非本色矣○按忠憲所謂把捉卽持其志也明道論持其志曰只這箇也是私然學者不恁地不得然則起手工夫不得不把捉久之而熟自然鳶飛魚

躍無非不忍之流行矣蓋忽然之感常人不能知及學者之把捉亦是仁守工夫逮夫把持既去斯有諸己之爲信耳

忠憲又云人心湛然無一物時乃是仁義禮智也義以爲乍見之頃一物不著正是湛然若空守此心求見本體便是禪學矣

羅近溪自述其不動心於生死得失之故於顏山農山農曰是制欲非體仁也近溪曰克去己私復還天理非制欲安能體仁山農曰子不觀孟子之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直截故子患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生生之或息也此亦與忠憲

之意相符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章

善與人同一句是總意舍己從人以下至無非取於人者是釋文是與人爲善者也結善與人同句猶言大家爲善不分彼此也集注取彼之善而爲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爲善矣是我助其爲善也形迹太分反覺小了鄒南皋曰善與人同不是將善去同人亦不是將人善來同我人人本有箇箇圓成魚游於水鳥翔於淵無一物能閒之也

伯夷章

伯夷柳下章孟子獨竝舉而言之者蓋從來原有此兩種學問沮溺丈人之流近伯夷一邊晏嬰叔孫婁之流近柳

下惠一邊後世如嚴子陵狄仁傑皆各有祖述故知非汎汎言之也

天時不如地利章

孟子亦以戰國時勢而言後世之所謂天時當羣雄競起大亂之時是也所謂地利如唐失河北而亡宋都臨安而弱是也至於人和則萬古不易然如張巡許遠之死守其下無一人叛者未嘗委而去之亦可謂之人和矣而天時地利皆失不能不累及人和也

孟子將朝王章

孟仲子之周旋景丑氏之敬王皆一切世情後世遂以爲禮之當然牢不可破由是天子而參畜其臣下人臣而自

治以傭隸其所行者皆宦官宮妾之事君臣之禮幾於絕矣然當時諸侯之所以驕於人者不過以富貴貧賤可以顛倒之權在我故引曾子之言以破之也豈真絜絜較量乎孟子之意以爲凡爲臣者皆當自重不趨於詭隨一途不獨賓師爲然也

陳臻章

君子之交際一切是義之流行不見有一物在於義有所不安則見有貨矣故曰貨取取字在我孫注云是以貨財取我欲使我懷惠也取字屬餽者朱子因之若是則交際之閒無乃機心用事彼此億逆非君子之道矣

孟子之平陸章

失伍如今黜卯不到也去之黜去之也集注謂殺之恐不
然朱子云王之爲都是周禮都鄙之都四縣爲都此可無
疑而集注卻用邑有先君之廟曰都據本文王之爲都者
臣知五人焉是齊之爲都不止五也後各立先君之廟鮑
不勝祝矣此沿注疏之失

出弔於滕章

程子曰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
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
勢一也夫旣或治之子何言哉此盡言語之道也王驩齊
之嬖大夫嬖與鄙通乃邊鄙之大夫後人因嬖之一字遂

生多少議論

孟子自齊葬於魯章

郝仲輿曰孟子奉母仕於齊母卒王以卿禮舍祔及歸魯三月而葬反於齊拜君賜也其止於嬴何也禮衰經不入公門故至齊境上爲壇位成禮於嬴畢復歸魯也
不以天下儉其親此句兼養生送死不專以遂終言也朱子之意欲以此句證上文似不然

齊人伐燕章

集注楊氏云燕人畔以是歸咎孟子之言非也此因國策有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從而誤信之故有此議何不以孟子本文證之若當時有歸咎孟子之言則宣王不當云吾甚慙於孟子矣

燕人畔章謂管叔也然無言武王是為詩歌不文于
說到古今以自解脫從來小人常態觀陳賈之言千古如
一日也去其齊國一大事然當知管王始留而管仲之人
郝仲輿曰周公相成王管叔流言毀公王疑公遂避居東
土管叔以殷畔成王與二公在內執管叔殺之周公不知
也周公之過在誤使管叔無先見之明周公無殺兄之事
金縢大誥幽風小雅俱可徵也其說起於孔書蔡仲之命
非古也耳食相傳以為常談魯成季殺兄叔牙而推為世
勳晉叔向殺兄叔魚而許為遺直唐太宗殺兄建成元吉
號為英主骨肉相殘咸曰大義滅親自周公始夫為滅親
矣何大義之有

孟子致爲臣章

齊王不敢以君禮自居故曰得侍同朝新安陳氏以爲得侍賢者同朝者皆甚喜非

齊王知孟子不肯受祿故託言養弟子以萬鍾仍使不居受之名其至誠委曲如此亦一時之賢君也蓋非不欲用孟子第疑其非救時之急務意欲孟子參酌其閒而孟子不肯殉之故終不合而去

宿於晝章

孟子之去是齊國一大事想當時齊王欲留而在朝之人議論參差故援魯繆公之事以告之言在齊王之側及孟子之側卽欲留者皆汎汎然無有定見是爲我慮不及子

思也集注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爲王留我恐不然
客之來豈有不奉王命者乎

充虞路問章

集注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爲不豫哉然則孟
子雖若有不豫然而實未嘗不豫也愚按文勢言天未
欲平治天下也此我之所以不豫如欲平治天下吾何爲
不豫哉必如此而吾方可豫今焉得而豫乎

孟子師說卷二

孟子師說卷三

姚江黃宗羲著

道性善章

朱子云易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此語極說得分明蓋一陰一陽之流行往來必有過有不及甯有可齊之理然全是一團生氣其生氣所聚自然福善禍淫一息如是終古如是不然則生理滅息矣此萬有不齊中一點真主宰謂之至善故曰繼之者善也繼是繼續所謂於穆不已及到成之而爲性則萬有不齊人有人之性物有物之性草木有草木之性金石有金石之性一本而萬殊如野葛鳩鳥之毒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孟

子性善單就人分上說生而稟於清生而稟於濁不可言清者是性濁者非性然雖至濁之中一點真心蘊沒不得故人爲萬物之靈也孟子破口道出善字告子只知性原於天合人物而言之所以更推不去

先師戴山曰古人言性皆主後天畢竟離氣質無所謂性者生而濁則濁生而清則清非水本清而受制於質故濁也水與受水者終屬兩事性與心可分兩事乎予謂水心也而清者其性也有時而濁未離乎清也相近者也其終錮於濁則習之罪也

又曰程子言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如麟鳳梟獍其性之仁暴皆生而有之假令相易則併非其性矣水清則明清之

性也水濁則暗濁之性也千古性學不明只是將做一好題目看故或拘於一處或限於一時不能相通以類萬物之情使孟子性善之旨反晦

又曰朱子以未發言性仍是逃空墮幻之見性者生而有之之理無處無之如心能思心之性也耳能聽耳之性也目能視目之性也

郝仲輿曰萬事萬物理皆天然不獨四端五常其人力可學而能者較天成分數萬不及一故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假使人性本無此道雖學亦不能矣鴻荒至今不知幾億萬載習俗緣染斧斤戕伐此理常新苟非性善絕學無傳久矣豈書冊所得而留哉由學而能者萬不敵天生之一

由不學而壞者一喪其天生之萬故學爲要也

唐一庵曰性無本然氣質之別天地之性卽在形而後有之中天之所賦原自純粹至善氣質有清濁純駁不同其清與純本然不壞雖濁者駁者而清純之體未嘗全變其未全變處便是本性存焉此是能善反的丹頭

蕺山曰識得夫子言性處方可與盡性後人皆以性求性妄意有一物可指終失面目卽孟子道性善亦是下了注腳

又曰心是無善無惡其如動而爲好惡好必善惡必惡如火之熱水之寒斷斷不爽乃見其所爲善孟子性善之說本此語類孟子初見滕世子想是見其資質好遂卽其本

原一切爲他啟迪了世子若是負荷得時便只是如此了
及其復見孟子孟子見其領略未得便不說了只見發他
志但得於此勉之亦可以至彼若更說便逗漏了愚以爲
世子之復見正是他負荷的意思不欲付之空言孟子引
三人之言以堅其志其後世子將孟子所言大段設施戰
國時有此人物真不可得國策載其爲宋所滅在偃王稱
霸之時當是周慎靚王元二之間滕文公及身而亡不知
誰爲作諡想是迫於事勢效太王之避去要不可不謂之
賢君也

宋沈作喆曰圓覺自性也而性非圓覺也圓覺性所有也
謂圓覺爲性則可謂性爲圓覺則執一而廢百矣性無所

不在也孟子道性善善自性也而性非善也善性所有也
圓覺與善豈足以盡性哉此說似是而非畢竟到無善無
惡而止吾人日用常行何處非善之充滿卽何時非性之
流行舍善之外更何可言

滕文公問爲國章

古者以周尺六尺爲步步百爲畝今以官尺五尺爲步二
百四十步爲畝周尺當今浙尺七寸四分今之浙尺當今
官尺一尺一寸三分絕長補短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三
十三畝有奇若如今之百畝則非一夫之力所能耕矣殷
之尺長於周夏之尺長於殷雖有五十七十之異皆當周
之百畝也特因尺有長短非田有贏縮也蓋井田非一代

之制自唐虞以來聖帝明王世世經理不開阡陌都仍舊貫苟非變更朱子所以疑其勞民動眾也若如舊說則夏后氏所授之田止十六畝有奇而已貢賦之外雖上農夫不滿三人之食何以仰事俯育哉什一之法三代皆然夏后氏之貢亦是井田但不分公私以什一之額使民土貢般人之助一爲公田八爲私田八家共耕公田公田所入則歸之上隨其豐歉於八家無與周人之徹雖有公田而八家通力合作收斂之時派爲九分以其一歸之上豐則分多歉則分寡助與徹雖有什一之額而增減隨於豐歉民無所事事貢則當其盛時豐年如額凶年遞減上雖勞而民不困一遇暴君汙吏則如龍子之所云故不善也

今之兩稅皆貢法也其病民不待言然民亦無暇以此爲病矣苟還什一之稅民亦解倒懸也我東浙之田斥鹵下一畝所收上者不過米八斗米價八錢其徵銀米火耗二錢有奇則十而取三矣三吳之田稍優其漕糧銀米大略十取五六而力役不與焉古之田自上授之而稅止什一今之田民所自有而稅且至半何不幸而爲今之民也秦開阡陌井田盡廢此一變也自秦以至於唐取於民者粟帛而已楊炎兩稅之法行始改而徵錢此又一變也自明以來又廢錢而徵銀所求非其所出黃河以北年豐穀賤而民轉溝壑又一變也經此三變民生無幾矣

井田之制孟子本是明顯卻爲周禮反多葛藤朱子云須

以周禮爲本而參取孟子班固何休諸說訂之恐是倒說
了當時滕國褊小豈有鄉遂都鄙之分畫故孟子只言野
與國中一語蓋其圖畫之心泯焉又其對梁魯魯曰野
許行章善書齊尚同來梁魯樂尚爵將殺孟子對其領魯
墨路史云禹疏九河齊威公塞其八河決始此

張南軒云滕文亦可謂賢君矣而不克終用孟子之說寂
然無聞於後意者許行之言有以奪之也此說可謂深文
矣許行之言麤疏不可行滕文公豈受惑哉當時文公已
知事勢不可支持猶慨然舉世所不爲者而爲之乃是得
正而斃也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
孔子事之此承土居喪而言他日者居喪之日也以所事

孔子事之者如祭祀之爲尸也曾子云云言夫子雖亡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必以尸而見夫子也若以平時事之聖門無此呆事

許行之學出於墨子荀卿言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欲使上下勤力股無肢脛無毛而不知貴賤等級之文飾也孟子闢之卽是闢楊墨

墨者夷之章

墨子著書有尙同兼愛非樂尙儉薄葬孟子置其餘者單就薄葬一節發其惻隱之心所謂攻其瑕則堅者自破王道如春風和氣披拂萬物墨者之憔悴瘠瘠純是一團陰氣荀子引詩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慙莫懲嗟以

刺之深中其病

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似乎所對非所問夷之卻不言其厚葬之故只言施由親始以薄者從親始乎厚者從親始乎蓋夷之之意吾厚葬其親亦欲天下人之皆厚其親於墨子薄葬之制稍爲變通仍不失夫愛無差等之義如此乃通

陳代章

義之所在事無大小止有枉直爲尋爲尺皆是計較之私一落計較便成小人朱子與人書云世間喻於義者必爲君子喻於利者必爲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護委曲費盡心機卒不可得爲君子而其爲

小人亦不索性亦可爲誤用其心矣陳代之論尋尺正是
周旋於二者之間也

景春章

游說之士飛箝恐喝似乎牢籠人主以我爲政使之不得
不從殊不知窺伺其意從而逢迎之所謂揣摩者揣摩人
主之意耳究竟未嘗自立一意也點出一順字如見其肺
肝然終日在膠漆利欲中與廣居相反以丈夫而下同巾
幘與正位相反所行者姦邪曖昧之事與大道相反

彭更章

孟子傳食諸侯原未必有功但國家而無尊賢養士之風
便不成爲國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孟子亦何嘗計其

有功無功哉食功之言因彭更食志而窮之也然當時列國之所隆重者何嘗非求食之人如稷下諸人皆是也顧涇凡謂今之講學者在縉紳只講得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講得傳食諸侯一句時異勢殊要不可以孟子爲例也

宋小國也章

據史記偃王無道諸侯稱爲桀宋戰國策亦載其無道之事萬章乃稱其將行王政何不倫至此其不行王政固無待言恐其惡亦未必如史之甚也宋唐說齋言宋之稱王乃偃之自立亡國之君也而孟子且爲卿焉此不知何據觀孟子之言不問而知爲妄說矣

不見諸侯何義章

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集注孟子言由此二
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
往見之也愚謂君子汎指夫人而言非二子也

戴盈之章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中間更無住足處如盈之之言沿至
後世遂有調停中立之學爲胡廣之中庸矣

好辨章

仁義者無所爲而爲之者也楊氏爲我墨氏兼愛漳于髡
先名實者爲人後名實者爲己卽此也戰國儀秦鬼谷凡
言功利者莫不出此二途楊墨自其發源處故孟子言天

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所以遂成戰國之亂害事謂凡人
所行害政謂各國所爲若是推其流弊恐其後來何以言
盈天下乎無父無君之禍正是指當時而言也朱子言無
君只是潔身自高天下事教誰理會無父以其枯槁澹泊
其孝不周據如此言卽有之亦是一身一家之事孟子何
至痛切如此楊子雲謂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
如也真是夢語楊墨之道至今未熄程子曰楊墨之害甚
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
比愚以爲佛氏從生死起念只是一箇自爲其發願度眾
生亦只是一箇爲人恁他說玄說妙究竟不出此二途其
所謂如來禪者單守一點精魂豈不是自爲其所謂祖師

禪者純任作用豈不是爲人故佛氏者楊墨而深焉者也
何曾離得楊墨窠臼豈惟佛氏自科舉之學興儒門那一
件不是自爲爲人自古至今只有楊墨之害更無他害今
人不識佛氏底蘊將楊墨置之不道故其闢佛氏亦無關
治亂之數但從門面起見耳彼單守精神者不過深山之
木石大澤之蛇龍無庸闢之其純任作用一切流爲機械
變詐者方今彌天漫地楊墨之道方張未艾朱子言孟子
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
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豈其然哉蓋孟子方痛其不能滅
息不得已而以口舌爭之所謂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庶
幾望之後人之能言距楊墨者正是言其久亂而不治也

悲夫水由地中行一句已盡治水之術後世治水者大概以隄防爲事是水由地上行所以累決而不已也

陳仲子章

象山云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工夫仲子卽無避兄離母之罪亦使不得曾聞一偈云其行只是人閒路得失誰知天壤分顧舍人閒路而不行所以有蚓之喻也仲子未必是僞只是胸中窄狹堯夫謂伊川曰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著身處

孟子師說卷三

五十四篇卷三

寶號自無替長與

是說只是此中察其表夫謂母以口而前而後
 天與合應音人間強而不行也以齊融之命出中于未
 之罪亦動不特曾謂一結云其行只是人間強與決其
 樂山云五人對事獎神聖土斯工夫中于前無過只
 刺中于章

以剽劫為事是木由融土皆視以累死而不日也
 悲夫水由融中許一昨日盡於水之流於世故水有大

孟子師說卷四

姚江黃宗羲著

離婁章

六經皆先王之法也其垂世者非一聖人之心思亦非一聖人之竭也慮民之飢也爲之井田慮民之無教也爲之學校慮民之相侵也爲之兵車慮民之無統也爲之封建爲之喪葬恐其惡死也爲之祭祀恐其忘遠也爲之禮以別其親疏爲之樂以宣其湮鬱詩以厚其風俗刑以防其凌奪聖人明見遠慮患深益不可以復加矣後王第因而損益之而已奈何後世以爲一代之制漢世以雜霸自名晉人以寬和爲本唐任人宋任法所謂先王之

法皆廢而不用人徒見其享國苟安遂謂無所事此幸而
保守一家之富貴其四海之困窮雖當極盛之世未之能
免也豈不忍人之政者故曰不以三代之治為治者皆苟
焉而已

規矩者商高答周公曰數之法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
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為句廣三股修四徑

隅五既方之外半其一矩句股各自乘三三如九四四一
十六并為弦自乘之實二十五

減句於弦為股之實十六減股為環而共盤得成三四五

弦為句之實九故曰半其一矩謂開方除之其一面
故曰得成三四五兩矩共長二十有五是謂積矩兩矩
者句

股各自乘之實共長者并實之數準繩者準是表周髀用八尺表授時歷

用表長四丈為八尺者五繩繫表顛引之至地以望北極

以候二十八宿始於周髀繼以弧矢割圓測圓至於三角
後來愈密矣

司馬遷律書黃鐘九寸八十一分呂覽言黃鐘三寸九分
蓋每律各有陰陽也漢儒傳黃鐘之陽秦儒傳黃鐘之陰
以三十九分合八十一得一尺二寸爲十二月之正律九
寸者候氣之管三十九分者所吹之管是故十二律之長
皆以一尺三寸九分爲度一尺二寸者按十二月之正氣
九分者按閏月之氣餘一寸爲賸餘不吹之處每管一寸
之下始竅而吹之除三寸九分爲黃鐘之律其餘九寸爲
實管不吹應地下候氣九寸之數也地氣自下而上人氣
自上而下其數皆相應也一寸之下除九寸爲蕤賓之律

其餘三寸九分爲實管不吹三寸九分者應地下候氣三寸九分之數也長至九寸短至三寸九分皆陰陽升降之極數也中間四寸五分爲大呂五寸四分爲太簇六寸四分爲夾鐘七寸二分爲姑洗八寸二分爲仲呂變律以九分爲度此皆吹律之管也除吹律之外其餘實管不吹之處卽候氣之數也冬至陽氣潛萌入地九寸始得之故黃鐘候管長九寸丑月八寸一分寅月七寸二分卯月六寸三分辰月五寸四分巳月四寸五分午月三寸九分未月又四寸八分申月五寸七分酉月六寸六分戌月七寸五分亥月八寸四分自冬至以後陽氣漸升夏至以後陽氣漸降升則出地漸遠然吹律之下一寸爲不吹之處候律

亦空餘一寸爲斜倚補數如斜律一尺止比直律九寸此則乘除之法也

三 不忍人之心人皆有之但不能擴充之耳行先王之道正教以擴充之法

朝不信道釋上無道揆工不信度釋下無法守集注兼犯義犯刑謂之六者恐未然不信道以道爲迂遠而不切事情所行皆富國強兵之事其所揆度者不以道而以事閔子馬之所謂不悅學也度者道之則也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此信度也

規矩方圓之至章

堯舜執中不是無形無象在人倫之至處爲中人倫有一
段不可解處卽爲至五倫無不皆然新安陳氏以爲君臣
之倫於人倫爲尤大非也聖人人倫之至也一句總五倫
而言後始抽出君臣事君治民須從堯舜以上來方有本
領今人只將秦漢以來見識零星補湊所以頭出頭沒
百世不能改真是孝子慈孫痛心處余嘗見有祖父爲小
人其子孫因仇君子以爲慈孝者適以播揚祖父之惡爲
不孝不慈甚矣

三代之得天下章

天地之生萬物仁也帝王之養萬民仁也宇宙一團生氣
聚於一人故天下歸之此是常理自三代以後往往有以

不仁得天下者乃是氣化運行當其過不及處如日食地震而不仁者應之久之而天運復常不仁者自遭隕滅願世世無生帝王家酷痛如此班彪王命論止以命言猶未離於世俗

夢人不親反其仁章

王心齋曰吾身是箇矩天下國家是箇方絜矩則知方之不正由矩之不正也是以只去正矩卻不在方上求矩正則方正矣方正則成格矣故曰物格○問反己是格物否曰物格知至知本也誠意正心修身立本也本末一貫是故愛人治人禮人也格物也不親不治不答是謂行有不得於心然後反己也格物然後知反己反己是格物的工

夫反之如何正己而已矣反其仁智敬正己也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此正己而物正也

饒雙峰曰上面三句包括未盡所以下面又說皆當反諸己皆字說得闊不特說上面三者而已愚以爲行有不得者句益合三者而言之舍仁智敬之外更有何事而謂包括未盡哉

爲政不難章

巨室如晉之六卿魯之三桓是也晉靈公得罪於趙氏而弑魯昭公得罪於季氏而亡蓋流風善政存於故家不可忽也晉之王謝尙有此風唐雖重氏族然不能勝科舉而此意蕩然矣

天下有道章

齊景公涕出而女於吳恥受命也孟子引以爲恥受命之證非言其能順天也集注似取以爲順天之事非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觀上文大國五年小國七年是兼大小而言也集注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單指小國而言亦非來以爲之被惡禁而然天不之被惡禁也此也

不仁者可與言哉章

不仁者指當時游說之士也其言無非興兵構怨之事故言安危利菑樂亡其者謂當時之諸侯也皆因諸侯喜與之言由是有敗世之禍孺子以下言諸侯好大喜功故彼得進其說若人主心地清明則善言易入心地昏濁則邪

說自來猶之滄浪之水自取其榮辱非說士之能也自侮
以下推廣言之無不皆然也

桀紂之失天下章

天下雖大萬民雖眾只有欲惡而已故爲君者所操甚約
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此欲惡卽從吾如好好色如
惡惡臭來以我之好惡絜而爲天下之好惡恕也仁也聚
之勿施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也
孟子言仁必兼義而言其不言義處如聚之勿施之類卽
是義也更無懸空理會一仁體者與後儒之言不同

自暴者章

自暴自棄不是兩樣人自其言而言之謂之暴自其行而

言之謂之棄大凡言之麤鄙者其行事必苟且行之滅裂者其出言必浮誇二者相因言非禮義口不道忠信之言也不能居仁由義肆意妄行也故不可與有言不可與有爲安宅者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正路者行所無事也仁人心也常人心在身中所居血肉之內如何得安仁者身在心中藏身於密禍患不至故爲安宅義唯一條更無他歧所見唯路則千蹊萬徑所見唯義大地無寸土矣故爲正路

道在邇章

有問羅近溪居今之世如何都得人人親親長長耶曰卻不要苛責了人今天下家家戶戶誰無親長之道但上之

人不曉喻他說卽此便是大道而下之人亦不曉得安心
在此處了結一生故每每多事每每多事每每多事
百理具在平鋪放著只爲人起鑪作竈平地風波所以事
事艱難去道愈遠若還其自然親者當親長者當長更何
所事

居下位章

中

孫淇澳曰天下之大本無可指名儒者遂有主靜之說夫
主靜者依然存想別名耳而於中心之靜如何主也以爲
常惺惺是一法毋乃涉於空虛無著乎誠身有道明善纔
是入門明善者全體爲明非偏智之明也誠身者全德爲
誠非偏信之誠也夫聖人未有不以誠合道者也則未有

不以明合誠者也君子戒懼卽勤勤學問思辨行總爲求
明用與其抱一空虛無著之心而號爲常惺惺者不大有
閒乎况惺惺亦知覺一邊則何如明善之爲確也天然之
明覺定從研窮之明覺而開研窮之明覺實由天然之明
覺而融是爲明善是卽爲誠身

大虛之中昆侖旁薄四時不忒萬物發生無非實理此天
道之誠也人稟是氣以生原具此實理有所虧欠便是不
誠而乾坤毀矣學問思辨行鍊石以補天也善卽是誠明
善所以明其誠者耳吾之喜怒哀樂卽天之風雨露雷也
天下無無喜怒哀樂之人一氣之鼓盪豈有不動苟虧欠
是理則與天地不相似是氣不相貫通如何能動

惟精惟一明是精善是一不明乎善則二三其德此身非
我所有然明善最難以王塘南之學問一生直至看大乘
止觀謂性空如鏡妍來妍見媿來媿見因省曰然則性亦
空寂隨物善惡乎此說大害道乃知孟子性善之說終是
穩當向使性中本無仁義則惻隱羞惡從何處出來吾人
應事處人如此則安不如此則不安此非善而何由此推
之不但無善無惡之說非卽謂性中只有一箇性而已何
嘗有仁義來此說亦不穩

伯夷辟紂章

王介甫曰司馬遷以爲武王伐紂伯夷叩馬而諫天下宗
周而恥之義不食周粟而爲采薇之歌韓子因之亦爲之

頌以爲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是大不然也夫商
衰而紂以不仁殘天下天下孰不病紂而尤者伯夷也嘗
與太公聞西伯善養老則往歸焉當是之時欲辟紂者三
人之心豈有異耶及武王一奮太公相之伯夷乃不與何
哉蓋二老所謂天下之大老行年八十餘而春秋固已高
矣自海濱而趨文王之都計亦數千里之遙文王之興以
至武王之世歲亦不下十數豈伯夷欲歸西伯而志不遂
乃死於北海耶抑來而死於道路耶抑其至於文王之都
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耶

論語稱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蓋二子
遜國而至首陽故餓也民稱之者稱其遜國之高風也司

馬遷因此遂移於伐紂之後甚之爲餓死合孔孟之書觀
之當是以遜國餓首陽及聞文王養老想叔齊已死故獨
往歸之文王必以寓公待之老而遂卒不及見伐紂之事
也若死於北海死於道路則孟子豈云天下之父歸之其
子焉往乎

求也爲季氏宰章

文王之精情也煨于里之登文王之興以

孟子之時號爲戰國當時之諸侯無不以強戰爲事至使
生民塗炭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皆是善戰者導
之孟子與諸侯言仁義無非欲息此殺機故於此痛切言
之連諸侯者從者連諸侯以擯秦橫者連諸侯以事秦是
也辟草萊任土地者井田之法九百畝之中爲公田者百

畝而已其八百畝一無所稅也任土地則九百畝皆有稅
如今兩稅所行則尺寸之土地盡爲公田矣兵食不足不
得不出於此可痛哭流涕者也

存乎人者章

先師曰容貌辭氣皆一心之妙用一絲一竇漏一隙一缺
陷正是獨體之莫見莫顯處若於此更加裝點意思一似
引賊入室永難破除

凡人致飾於外以爲人可欺也然不知不覺已露於外心
以人用故可僞目以天用著不得一毫人爲故曰良言雖
可僞爲而僞爲之言畢竟破綻唯明者能察之耳

恭者不侮人章

惟恐不順者聲音笑貌之間以逢迎人爲主唯恐己之不順於人也若言恐人之不順己則聲音笑貌己是拒人并其僞者而無之矣與下文不相應

男女授受章

孟子距楊墨道性善不見諸侯不與小人言使百世之下知功利之非仁義之心不可已正是以道援天下援天下人心之溺耳故孟子無日而不援者也漳于髡必欲使孟子出而在位輔佐一王朝諸侯而有天下乃謂之援如此而援是手援天下也載胥及溺而已

君子之不教子章

人子於父母原是一人之身既分以後血脈未嘗不貫通

故齧指心痛滴血沁骨吳剛之類長沙蕭穎士之肖鄱陽
未嘗有閒也不孝之子志氣乖戾日遠日疏較是非於屬
毛分一身爲燕越則路人而已矣故父行未必盡是道在
孝子看來則盡是道所謂天下無不是底父母實實如此
就如世俗之父母嘻嘻嗃嗃非是望我太切則是慮患過
深原無有不是處未有舍父母而別求所謂聖賢者從來
弑父與君只見得君父不是遂至於此夫子教我以正夫
子未出於正此兩言乃亂賊張本切莫置爲家常語也

事孰爲大章

守如城守之守父母生我將此降衷之理完全付我墮地
以後愛惡情僞百端交攻我不能守便至喪敗故須血戰

孤城待得夕死交割還與父母始謂之全歸不特身體髮
膚受之父母而已也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一生之力
無一毫不爲父母用其事君事長皆事父母所不可缺之
事非移此心以事之也後世謂忠孝不能兩盡如楚棄疾
漢趙苞皆賊子也一死何足塞責哉養志者父之有子原
欲使其繼我之志我之所未盡而子盡之我之所未爲而
子爲之以是樂有子也蓋身有限而志無窮大戴禮言黃
帝三百年生而人得其利百年死而人畏其神百年亡而
人用其教百年不特黃帝也凡人能使其父之志流長不
盡者皆子之事也不能繼志便是死其親矣故子之於父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所謂父在觀其志也今人將論語錯

解以爲父在子不得自專唯有志可見非也父歿觀其行
謂父之平生事實也三年無改三年之久而不改則終身
不改矣後儒只以非道防其父母此如浮屠之教以爲中
陰中元父母必在地獄號而出之之意略同此曾子養志
所以爲孝後世如遷之因談而成史記固之因彪而續漢
書蘇子瞻緣老泉而著書易皆觀志之事也尹和靖欲不
應舉伊川曰子有母在是亦養志而已矣

人不足與適章

聖賢之道未有不從源頭做起故平天下必始於明德如
導河自積石導江自岷山然後沛然莫之能禦君心猶積
石岷山也此處不通則橫流汎濫矣武侯誠後主以宮府

宣公勸德宗以推誠皆此意也嘗見先師之告烈皇必歸
本德化烈皇以爲迂世人亦以爲迂然烈皇每每憶先師
之言罷而召召而罷亦時有格心之處其如一暴十寒天
下事已去矣此蓋凡爲事君者皆當如此卽言用人行政
之失未嘗不以此意行之令君心自悟豈謂諫爭者別有
一道慶源之說陋矣

有不虞之譽章

毀譽失真孟子雖爲一時言之而後世大抵皆然如程朱
之門人儘有庸下而無不多譽象山陽明至今毀者不已
至於青史其淆彌甚人言蓋棺論定君子之論定毀譽之

論未始有定也

人之易其言章
不當責任則視天下之事無不可爲故言之易先師楹署
云遠觀古事談何易實證今身做較難此之謂也

人之患章

檀弓曰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師之重如此好爲人師者以仁義之道不足動人於是各立異說如見侮不辱聖人不愛己殺盜非殺人山淵平情欲寡芻豢不加甘大鐘不加樂非而謁楹有牛馬非馬之類驚世駭俗人亦靡然從而師之充塞仁義以爲天下之患韓子謂師者傳道解惑者也顧所傳非道爲惑愈甚由是而師爲世所輕矣宋何北山之於來學未嘗受其北

面北山之意以爲苟無其德寧虛其位以待後之學者不可使師道自我而壞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章

樂正子之從子敖常人視之原無緊要但取其一時之便然在君子則爲苟且於敬慎之心未免一絲逗漏故孟子不以細故而略之南軒云旣館於子敖則未免制於子敖此推原太過

不孝有三章

昏禮皆父命親迎則父醮子而遣之無有子自主其事者舜之當時想瞽瞍不肯主婚堯代爲之主所謂以君命臨之故云不告而娶非竟不使瞽瞍聞之也若非堯爲主人

而舜自主之使父不與聞其不孝大於無後矣

仁之實章

仁義禮智樂俱是虛名人生墮地只有父母兄弟此一段不可解之情與生俱來此之謂實於是而始有仁義之名知斯二者而弗去所謂知及仁守實有諸己於是而始有智之名當其事親從兄之際自有條理委曲見之行事之實於是而始有禮之名不待於勉強作爲如此而安不如此則不安於是而始有樂之名到得生之後無非是孝弟之洋溢而乾父坤母總不離此不可解之一念也先儒多以性中曷嘗有孝弟來於是先有仁義而後有孝弟故孝弟爲爲仁之本無乃先名而後實歟卽如陽明言以此

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亦與孟子之言不相似蓋赤子之心見父自然知愛見兄自然知敬此是天理源頭何消去存天理而後發之爲事父乎如王心齋見父赴役天寒起盥冷水見之痛哭曰爲人子而令親如此尙得爲人乎於是有事則身代之此痛哭一念不是工夫所到當此處而求之則天理不可勝用矣先儒往往倒說了理氣所以爲二也

朱子曰實字有對名而言者謂名實之實有對理而言者謂事實之實有對華而言者謂華實之實今這實字正是華實之實仁之實本只是事親推廣之愛人利物無非是

仁義之實本只是從兄推廣之弟長忠君無非是義事親從兄便是仁義之實推廣出去者乃是仁義之華采愚按此實字乃是虛實之實非華實也蓋仁義是虛事親從兄是實仁義不可見事親從兄始可見孟子言此則仁義始有著落不墮於恍惚想像耳正恐求仁義者無從下手驗之當下卽是未有明切於此者也樂則生矣始有推廣可言然亦非推廣不過完全此實何華采之有

天下大悅章

先師曰子嘗斷焚廩浚井爲必無之事只鬱陶思君一語相傳是實由此推之可見當時弟兄依舊存卻大體在但象語是僞舜答是真這是分聖狂處也當時父母兄弟都

三言卷四
十四
坐在庸人局內其父母與弟見得事已如此我原無不是處舜見得事已如此我必有不是處纔認無不是處愈流愈下終成凡夫纔認有不是處愈達愈上便是聖人要之起腳處只是一些子也及瞽瞍允若之日已是認得有不是處矣只與舜爭先後之閒耳
呂心吾曰孝子之於親也終日乾乾惟恐有一毫不快事到父母心頭無論貧賤富貴常變順逆只是悅親爲主益悅之一字乃事親第一傳心口訣
瞽瞍未底豫以前舜是一天地底豫以後又是一天地故君子不謂命也

舜生於諸馮章

象山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東海有聖人出焉
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
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
上至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同也

按史記舜冀州人耕於歷山漁於雷澤陶於河濱作什器
於壽丘就時於負夏冀州今北京山西境歷山晉地雷澤
曹地負夏衛地皆中土也孟子何以云東夷乎是史記不
足憑也今餘姚上虞兩縣皆以舜得名其水之經餘姚者
曰姚江亦曰舜江其水之經上虞者曰百官江餘姚有歷
山上虞有握登山舜母之名也有虹漾握登見大虹意感
而生有象田其土中耕者往往得古陶器舜之古蹟在此

兩縣爲最多故會稽舊記云舜上虞人去虞三十里有姚
正卽舜所生也周處風土記云舜東夷之人生姚正此皆
與孟子之言相合顧野王云餘姚舜後支庶所封之地是
乃附會史記而後人反信以爲實然大槩舜之生在餘姚
上虞故曰東夷之人遷於負夏始在中土耳卒於鳴條史
記云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爲零陵今
湖廣永州寧遠縣是也按竹書記年云五十年舜陟鳴條
鳴條在古之海州今山東萊州府膠州境其地有蒼梧山
與孟子言合永州無鳴條則知非卒於彼矣岐州今鳳翔
岐山縣郢今荊州府疏云郢故楚都在南郡則知畢在郢
之地故曰畢郢非葬文王之畢在渭北咸陽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章

子產出行見有病涉者一時不忍遂以所乘之輿濟之此亦偶然之事後人顧以此美子產之政夫爲政自有大體繁纓小物也而夫子惜之大夫不可徒行此上下之等威也而以殉其煦煦之仁故孟子以行辟人言之蓋徒枉與梁乃爲政者之事一人一朝之惠其細已甚陳平不對決獄錢穀之問亦此意也豈子產眞不知爲政哉

君之視臣章

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爲君臣之正道初非有心於報施也孟子之言大概論其事勢如此與孔子之論定公者不同非謂其當然也潘興嗣以此謂聖賢之別非矣然後

世君驕臣諂習而成故大略視臣如犬馬視君如國人者
居其七八顧亦有視之如土芥而視君如腹心者君子多
出於是如黃石齋成元升之類有視之如手足而視君如
寇讐者小人多出於是陳演馬士英之流又一變局也

無罪而殺士章

天啟時江左萬忠貞被杖死先忠端公謂楊忠烈曰公可
以去矣王文之得免於劉瑾以其去也忠烈然之而不能
決他日使李忠毅過先公再商去留先公曰進退當決諸
己與人相商定是不成忠烈卒遷延以及難此違孟子之
言也

非禮之禮章

吾心之化裁其曲折處謂之禮其妥帖處謂之義原無成
迹今以爲理在事物依做成迹而爲之便是非禮之禮非
義之義蓋前言往行皆聖賢心所融結吾不得其心則皆
糟粕也曾是禮義而在糟粕乎

中也養不中章

父子兄弟之閒純是一團天性不容直情徑行子弟之不
中不才卽是父母之不中不才堯舜之子不肖堯舜未嘗
不自以爲憾丹朱商均終是堯舜化之故其立國不至大
段放倒棄之則爲路人矣如何盡性嘗見有名父之子起
居飲食之際不稍假借子視其父真如嚴君而一離父側
便無所不爲反不如市井閭閻不教之子蓋以父子之情

不能相通片時拘束藏垢愈深故孟子以養字言之太和薰蒸無不融洽

人有不爲章

人唯志在事功則學無原本苟可以得天下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亦且爲之矣其成就甚淺不爲者非忘世也退藏於密而後神武不殺葉水心之誌陳同甫王道甫曰上求而用之者也我待求而後用者也不我用則聲藏景寂而人不能窺必我用則智運術展而眾不能聞若夫疾呼而後求納說而後用者固常多逆而少順易忤而難合也二公之自處余則有憾矣正是此意

言人之不善章

馬援戒子云聞人之惡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
得言也此固忠厚之道新安陳氏以爲當官而行有姦慝
當言又不可顧後患而緘默也亦是補孟子言外之意然
有不然者昔逆奄與魏廣微將爲表裏之時魏忠節劾廣
微先忠端公止之曰君子小人之名無徒過爲分別使小
人各懷廉恥之心其禍可以少衰一經論列不可望其包
羞顯與君子爲難彼依草附木之精魂公然爲青天白日
之魑魅矣忠節不聽廣微遂導奄爲惡幾移龜鼎豈非後
患也而謂當官不可顧乎

仲尼不爲己甚章

心無一事纔惹些子便爲己甚己甚之事但從些子變現

出來不爲己甚乃是中體

言不必信草

人只於言行上照管故必信必果是告子之義外也大人沛然從心而出不踰言之矩所謂集義者也大德敦化

則小德自然川流

不失赤子之心章

赤子之心只知一箇父母其視聽言動與心爲一視聽言動在此心便在此無有外來攙和雖一無所知一無所能卻是知能本然之體逮其後來世故日深將書俗之知能換了本然之知能便失赤子之心大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不過將本然之知能擴充至乎其極其體仍然不動故

爲不失猶夫子云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有知之有不知知之量也以爲知之以爲不知知之體也人以爲事事物物皆須講求豈赤子之心所能包括不知赤子之心是箇源頭從源頭上講求事物則千紫萬紅總不離根若失卻源頭只在事物上講求則剪綵作花終無生意

養生章

聖人制禮於凶禮特詳以送死之爲大事也荀子曰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是姦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藏穀猶且羞之而況以事其所隆親乎故死之爲道也一而不可得再復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於是盡矣

人子之事親承歡膝下事更無大於此者顧不卽以當大事許之至於送死之時則養生自此而盡人子之大事始畢始可謂之當大事卽送死無憾養生有憾仍是不足以當大事也

君子深造章

道者吾之所固有本是見在具足不假修爲然非深造略窺光陰以爲玩弄則如蜂觸紙窗終不能出故必如舜之好問禹之克艱孔之發憤臘盡春回始能得其固有苟非自得則日用之間不過是安排道理打貼世情血氣縱橫心體無所歸宿居之不安也資之深者資之以應萬事其出無窮不亦深乎左右逢其源者心與事融外不見人內

不見己渾然至善之中萬物一太極也蓋無處非大德之
敦化矣

博學章

自其分者而觀之天地萬物各一理也何其博也自其合
者而觀之天地萬物一理也理亦無理也何其約也汎窮
天地萬物之理則反之約也甚難散殊者無非一本吾心
是也仰觀俯察無非使吾心體之流行所謂反說約也若
以吾心陪奉於事物便是玩物喪志矣

以善服人章

兩善字不同服人之善不過事爲之際假其名色耳養人
之善天下皆被其澤沛然莫之能禦也此亦孟子據三代

之事言之後世之得天下者豈皆心服哉故得天下易而
王天下難也

仲尼亟稱於水章

舜之由仁義行原泉之水也告子之義外兩集之水也象
山曰涓涓之流積成江河原泉萬動雖只有涓涓之微去
江河尚遠卻有成江河之理若能混混不舍晝夜如今雖
未盈科將來自盈科如今雖未放了四海將來自放了四
海如今雖未曾其有極歸其有極將來自會其有極歸其
有極然學者不能自信見夫標末之盛者便是荒忙舍其
涓涓而趨之卻自壞了曾不知吾之涓涓雖微卻是真彼
之標末雖多卻是偽恰如擔水來相似其涸可立而待也

故象山先立乎其大者正恐無本集注以實行之非知本之學也

人之所以異章

天以氣化流行而生人物純是一團和氣人物稟之卽爲知覺知覺之精者靈明而爲人知覺之麤者昏濁而爲物人之靈明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合下具足不囿於形氣之內禽獸之昏濁所知所覺不出於飲食牡牝之間爲形氣所錮原是截然分別非如佛氏渾人物爲一途共一輪迴託舍也其相去雖遠然一點靈明所謂道心惟微也天地之大不在昆侖旁薄而在葭灰之微陽人道之大不在經綸參贊而在空隙之虛明其爲幾希者此也君子兼該聖

賢而言舜禹湯文武周皆君子也存之者大概言不失此
心未曾及工夫也庶民與君子同具此體爲習染所壞其
靈明不出於血肉則與禽獸同其昏濁矣下文如歷舉君
子存之之事也

真西山曰人物均有一心然人能存而物不能存所不同
者惟此而已愚謂君子所存存此知覺中之靈明耳其知
覺不待存也物所受於天者有知覺而無靈明合下自與
人不同物卽能存存箇恁麼

庶物者天地萬物之理人倫者日用尋常之事明察者卽
此靈明之貫通光被者也舜之明察盡天地萬物皆在妙
湛靈明之中瓦礫皮膚更無一物由此而經綸化裁無非

仁義之流行不是古來成迹依倣而行之者也由仁義行者原無仁義人見之爲仁義行仁義者先有一仁義而後有行則非本然之德性也此處有誠僞之分君子之存正存此由仁義之本然不假於外顧集注之義以行仁義爲君子存之之事恐告子之外義得竄入之矣只緣多分等級有聖人有君子有庶民將舜溝而出之君子之外所以其說之繚繞也

行仁義者恁是安排得成片段不過在小德中沿流赴海而已此無本之學其閒不能不斷續便墮不誠先師云爲學莫先於辨誠僞苟不於誠上立腳千修萬修只做得禽獸路上人

禹惡旨酒章

千聖相傳者心也心放他自由不得程子提出敬字直是起死回生丹藥禹湯文武周公五君子其功業蓋天地孟子不言單就一點憂勤惕慮之心爲之描出所謂幾希也蓋天地也只是箇敬天地雖寬廣散漫而四時晝夜不敢稍有踰越其閒鬼神往來凜凜於禍福之閒非此幾希爲之主宰乎人得此以爲心則蟲魚草木瓦石都作鬼神動定矣饒雙峰曰未應事以前未發之中如何執得須是事到面前方始量度何處是過何處是不及方可執而用之是就事物上執若先執定這中待事物來便是執一是子莫執中了愚謂未發之前慎獨便是執中非如司馬君實

念一中字之爲執也允執厥中執其兩端擇善固執聖賢何嘗諱執若事物之來方始較量其過不及而執之則是先方圓而後規矩非規矩以爲方圓也正是子莫之執中後世模稜調停之說皆出於此

堯舜猶病祁寒暑雨民之呻吟未有一日息也文王如傷之心亦豈能一日已乎道無窮盡吾之工夫亦日進無疆纔操已至之心便去道日遠注云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非是

王者之迹熄章

集注謂平王東遷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詩亡謂離黍降爲國風而雅亡也愚謂風雅體製不同音節亦異以離黍

而進之於雅是謂不倫孰從而降之耶且齊魯韓三家之詩爲說不同以關雎葛覃卷耳采芣采蘋騶虞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類皆康王詩王風爲魯詩鼓鐘爲昭王詩以離黍爲王風者獨毛詩耳其爲王風尙未可定安知其降不降耶若以季札觀周樂有歌王風此在孔子未刪詩之前卻與孔子所刪大同焉知非左氏之附會乎孟子言詩亡是風雅頌俱亡也何得單指爲雅亡乎先儒之爲此說者以國風多東遷以後之詩而二雅止於幽王故云雅亡然王制云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夫二雅爲宴享正行述祖刺上其於天下之民風無與也畿甸之中雅之亡不亡非陳詩所及顧東遷後之詩正可以觀

民風而謂之亡者蓋先王之民風不徒知之而已賞罰行於其閒藉以爲移風易俗之事今禮樂征伐不出於天子而所傳之詩乃刪詩者之所捃拾則懲勸之法亡矣故曰詩亡

先儒謂夫子之作春秋因魯史之舊文爲之筆削於其閒非也觀孟子言晉之乘楚之檇杙魯之春秋則是合三書以成之者也蓋魯史記本國之事與其朝聘盟會所及者其於各國不能盡詳也晉楚皆良史晉之乘不可見而書趙盾弑其君此乘中之文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楚之檇杙不可見而崔杼弑其君太史書之見殺南史氏聞太史氏盡死執簡以往南史氏乃楚之史官也然

則春秋之名雖因於魯而晉楚之史采入者必多竊取之者竊取此三史也

君子之澤章

此承上章言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蓋至戰國已百四十餘年大略五世其畏懼之心漸已消滅所謂五世而斬也亂臣賊子復接跡於世孟子欲繼孔子而作春秋其聖不及孔子故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不能如之但取春秋之旨私相問難作爲七篇而已徒猶類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一例集注以受業爲師徒之徒失之矣

孔叢子有孟子與子思問答考其生卒年不相接其爲僞

書無疑

可以取章

小而取與大而生死不過義中之迹象眼前只見一義應之自然合節若待臨取與生死而後辨其可不可總若意見用事不能無傷矣

逢蒙學射章

古者司射之官通名爲羿非有窮氏之羿也有窮之羿爲寒浞所殺與逢蒙無與自趙岐注誤集注因之若箕夏之羿其罪不容誅顧屑屑較厚薄於學射一事則是不能三年之喪而爲總小功之察也

左傳襄十四年有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衛孫文子逐其君獻公公孫丁御公庾公差曰射

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射兩鞫而還尹公佗曰子爲師吾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其文多與孟子不合公孫丁旣非子濯孺子爲衛獻公御又非鄭人庾公差字子魚非庾公之斯學射於公孫丁者爲庾公差非尹公佗庾尹爲孫文子所使非衛所使庾公爲叛臣之黨豈稱端人按以孟子之言左氏之誣甚矣

西子章

世人多以一節概人生平人亦多以一節自恃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爲君子背之則爲小人故爲善者不可自恃爲惡者不可自棄所爭在一念之間耳纔提起便是天

理纔放下便是人欲

天下之言性章

凡人之心當惻隱自能惻隱當羞惡自能羞惡不待勉強自然流行所謂故也然石火電光涓流易滅必能體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而後謂之利其所以不利者只爲起鑪作竈無事生事常人有常人之起作學人有學人之起作一動於納交要譽便是常人之起作舍卻當下淺者求之事功深者求之玄虛便是學人之起作所謂鑿也只爲此小智作崇鑿以求通天下所以嘖嘖多事皆因性之不明也

今歲冬至日行至某處與天會每日退天一度來歲冬至日行復至原處雖不在前歲宿度上而其原處萬古不變

所謂故也故定冬至者取至前後日閒晷景折取其中定
爲冬至且以日差比課推定時刻所謂求其故也千歲之
日至謂將來之日至今之未來歷也非歷元之謂歷元是
故坐而致者是將來性之爲故亦萬古不變此心此理同
也利以行之則參贊化育亦可坐而致矣

象山解故爲莊子去故與智之故將故字說壞畢竟於千
歲日至之節說不去

公行子章

郝仲輿據荀子以公行子有子之喪子之讀爲人名卽燕
相子之也齊伐燕噲死子之自燕歸齊至是死按荀子公
行子之至燕遇曾元於塗楊倞注云孟子曰公行子有子

之喪右師往弔趙岐云齊大夫也子之蓋其先也楊倞所
謂其先者言其先世同出公行氏耳引此以證子之之爲
公行氏未嘗言喪者之卽子之也然荀子亦不足憑史記
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生於周敬王十五年丙申孔子卒
時敬王四十一年壬戌曾子已二十七歲矣曾子之卒不
可考然後此不過五十餘年孟子言曾元養曾子檀弓言
曾子寢疾病曾元曾申坐於足計曾元已壯年矣其年當
與子思不相上下孟子受業於子思後儒略辨其妄以爲
年不相接者近百年則曾元可知子之與孟子同時安得
與曾元問答也且齊之伐燕年表云君噲及太子相子之
皆死汲冢紀年曰齊人禽子之而醢其身安得歸齊而爲

寓公甚矣仲輿之好怪也

聖賢於人只就事論其理之當然者如待王驩出弔於滕只說不必有言弔於公行子只說朝廷之禮未嘗以其爲小人而有絕之之意不若後世立朝先分一君子小人之界限凡事必相齟齬至成朋黨之禍此等處恐東漢君子尙未能到也

君子所以異章

王心齋有明哲保身論言知保身者則必愛身能愛身則不敢不愛人能愛人則人必愛我人愛我則我身保矣能保身者則必敬身能敬身則不敢不敬人能敬人則人必敬我人敬我則吾身保矣吾身保然後能保家國天下易

曰安其身而後動者此也心齋之言若有所爲而爲之不
如孟子之自然也蓋心如火也火輒有影人乃其影人之
愛敬則我之愛敬可知人之不愛不敬則吾之不愛不敬
可知猶影之或正或倒或濃或淡無不從火而來君子亦
惟續火薪傳不向影處安排也橫逆自反者亦如火在木
中鑽研急迫而後煙生光現以利天下詩云他山之石可
以攻玉此之謂也若世無橫逆則不哭孩兒誰人不能抱
得未免爲鄉人者鄉人亦非惡人但爲習俗所錮只是較
量是非有心報施一往一來以爲當然是故求免爲鄉人
最難日用尋常做成窠臼自謂頗無大過顧人已未融一
朝患作皆從昔日窠臼中來免爲鄉人便是君子

禹稷當平世章

用行舍藏因時制宜終不落事局中取辨巧名若常人之
出處爲世所操我不能操世便是落於事局飢溺由己隱
見皆是此心莫說閉戶是容易事亂世之時多少欲定亂
者反以之生亂孔明之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
侯亦其次也

匡章章

匡章不孝之罪固無所逃而出妻屏子自悔之心亦是可
原孟子非輕其罪但不棄其改過耳不然世閒無改過一
路則怙終者多矣

世俗不孝士君子自然不犯然細思之其能免者無幾苟

不能夙興夜寐便是墮其四支閒談酒飲便是博奕好飲酒以財物爲己有出納不稟於父母便是好貨財私妻子不能檢點身心便是從耳目之欲凡事必欲勝人時有爭氣便是好勇鬪狠與世俗相去其閒不能以寸

父母之生成此身甚難卽今吾之知善與不善還是父母的如何反責善於父

曾子居武城章

易卦之位有貴賤而無吉凶然當位則吉不當位則凶故君子思不出其位孟子言此深見體易之妙皆從無可無不可一路來

王使人瞞夫子章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求異於人便有許多裝點出來
便非聖人故聖人者常人而肯安心者也常人者聖人而
不肯安心者也

孟子師說卷五

姚江黃宗羲著

舜往于田二章

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不是空空自責蓋竭力耕田自以爲子職已盡天下之爲人子者不過如此我之爲人子或有天下人所不及處只此一念橫於胸中便是得罪於父母而爲父母所不愛舜之搜索於隱微不容絲毫之隔纔能與父母同體

史記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非也舜之玄德升聞久爲帝之所知而後有二女九男之事若必待觀其內外而始知之九男無論矣不亦輕其二女乎

舜之號泣在耕田未謂時到得帝使九男二女瞽瞍已允
苦矣孟子推其心而言之謂俱不足以解憂非真有其事
也

史記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蓋當其未爲相
時已儼然爲諸侯矣故有百官牛羊倉廩豈復竝耕而食
完廩浚井亦當使百官爲之此事勢所必無者師弟設爲
問答以見境遇百變而此心常一

象日以殺舜爲事章

象不得育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
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此非禁制使不得爲如後世待藩
王之事也古者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舜使端人正士輔導

於象象自無暴民之事

咸五蒙章

字曰文句曰辭作詩之本意曰志如北山之詩莫非字也
雲漢之詩靡有字也執之則害辭矣莫非王土莫非王臣
其辭言一統無外也豈知其志在養父母乎靡有子遺其
辭言民類盡矣豈知其志在憂旱乎朱子不信小序多卽
辭而定其爲某某所作似乎有所依據若以孟子之言律
之未免有以辭害志者矣同時與呂伯恭已不相合郝仲
輿作毛詩序說未爲可非也

堯以天下與舜章

四時行百物生其閒主宰謂之天所謂主宰者純是一團

虛靈之氣流行於人物故民之視聽卽天之視聽無有二也主事事治不必言矣百神之享一從民情之和悅見之若以響應言天而求之符命讖緯則與求之諄諄然命之者無異矣天豈滯於迹象墮於方隅者哉

人有言章

莫之爲而爲者寒暑之不爽其則萬物之各有其序治亂盈虛消息盛衰循環而不已日月星辰錯行而不失其度不見有爲之迹顧自然成象不可謂冥冥之中無所主之者所謂天者以主宰言也莫之致而至者致如致師之致萬事之來吾有以致之而後至乃人世富貴貧賤生死禍福多有不召而自至者同是聖人也而得位不得位堯舜

何以至壽顏子何以至夭皆無以致之者此則氣化不齊
運數之自爲醇駁人生其中不能不受制而無可奈何所
謂命者以流行言也流行者雖是不齊而主宰一定死忠死
孝當死而死不失天則之自然便是正命若一毫私意於
其閒舍義而趨生非道而富貴殺不辜行不義而得天下
汨沒於流行之中不知主宰爲何物自絕於天此世人所
以不知命也

伊尹以割烹要湯章

龜山云寒衣飢食出作入息無非道伊尹耕於有莘之野
以樂堯舜之道夫堯舜之道豈有物可玩哉卽耕於有莘
之野是已此語本無病朱子謂其言器而遺道言物而遺

則豈龜山見識尙未到著察之地伊尹之在莘野必欲自
異於野人乎堯舜之事業總然件件理會亦於日用起居
不加分毫也朱子以其說與禪宗相近故難之其實與程
子百官萬務緣來無一事之義一也

樂堯舜之道者欲其以堯舜之澤被諸天下耳相傳只此
一心若已納之溝中仁之至也其事爲之迹原無一定故
能變揖遜爲征誅

孔子於衛章

命一也然有常人之命有聖人之命求之有道得之有命
此常人之命也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此聖人
之命也常人之命爲命所轉到得頭來方知是命聖人之

命渾化於禮義在得不得之先方可謂之知命
好事者爲之不是毀謗蓋躁進者借孔子行事以爲達權
通變孔子不以爲非孟子言如此何以爲孔子不開假借
一路使門前路徑游移不得

郝楚望云趙岐以陳侯名周誤也史記年表夫子來陳當
潛公之六年潛公懷公子名 孔子居陳三年復去適衛
則潛公之八年也潛公在位二十四年楚惠王伐陳殺潛
公滅陳貞子與陳侯同死者故曰陳侯周臣周臣卽忠臣
也春秋傳衛宗魯與齊豹云吾將死之事子以周與此同
義可證周之卽忠也郝說是也但言貞子先在宋爲司城
後去仕陳此仍注疏之誤只因司城爲宋官名司城不過

掌營城邑安知陳無是名乎既已仕陳而敘宋之官名亦無謂也

伯夷目不視惡色章

此孟子述學問之源流古來原有此數派傳之於後世唯孔子立爲人極更不可移易不是汎汎定人品之優劣也伯夷一派流而爲避世之士伊尹一派流而爲功名之士柳下惠一派不善學者則爲鄉愿而已雖是流弊畢竟濫觴之處過高一層以至如此以時而論之伯夷有秋冬而無春夏尹惠有春夏而無秋冬孔子則四時之氣俱備方可稱之曰時也天地閒剛柔之氣自是各有至處不涉以人欲之私皆是參贊化育之人三子非所見之偏蓋各出

而救世伯夷出而救頑懦伊尹出而救獨善自爲柳下惠
出而救刻薄不得不然孔子則如化工其救在萬世不可
以一節名之

金聲玉振非如注之所云也卽今大成樂每按一聲八音
並作齊起齊止不容斷續然必始編鐘而末編磬合八聲
而成一聲故金石二聲相去但有毫釐之間條理云者合
眾音以成一音一音之中眾音未嘗不分明也蓋一聲必
主一字如大哉宣聖之類大字要如此條理哉字亦要如
此條理字字相連如貫珠無有生澀間斷若先擊罇鐘後
擊特磬何難之有况罇鐘特磬古無是器而樂之起止乃
是祝啟也

孔子集大成集三子之成條理者清任和便是條理也始
條理清任和之脈絡分明終條理清任和渾然無迹到得
渾然無迹方爲之成然非始之脈絡分明則墮於僮侗心
之精神謂之聖精神卽是智智聖雖分始終其實相離不
得射之命中亦是巧力一時俱到若至而不中則是無巧
之力非觀德之射矣

周室班爵祿章

周禮封國之制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
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
方百里與孟子公侯百里等大相懸絕其實未嘗不同世
儒拘於百里之論則以周禮爲妄注周禮者則據之以破

孟子按井田之法方里爲井方十里爲成方百里爲同方千里爲圻天子一圻諸侯一同則所謂方百里者特以田計耳若合山林川澤附庸言之則公侯之國不止於百里也如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而泰山在其封內顓臾亦在邦域之中若曰總方百里則土田無幾矣故闕宮之詩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然則周禮所謂方五百里者蓋合山川附庸大約之限言之而禮記所謂魯地方七百里者則山川附庸之多所以厚周公也夫以井田之制方方整整而天下地勢高高下下故山川林麓雖有餘地而不能以畫井畝分溝澮者則以爲園地萊地牧地散地耳但取其田之平闊者井之是以古者治田各以其地名如濟

西之田龜陰之田汶陽之田戚田許田蓋可田之地畫爲井洫隨其廣狹以爲多寡故各以其地名其田至於封國則總其田計之公侯則足一同之數伯子男以次降焉

周禮疏天子封公以五百里之地其一國之稅天子食其半侯伯參之一者謂三分之天子食其一分子男四之一者四分之天子食其一此與後世郡縣無異郡縣之法賦稅之入有存留有起解存留者以備郡縣之用起解者以進之朝廷康成言若今度支經用餘爲司農穀矣自漢以來皆然也然春秋之時列國之稅皆奉之霸主無與於天子矣

班祿之制自天子而下凡四等國自諸侯而下凡六等其

下惟農農田百畝百畝均也而有上農夫至下農夫五等
之差則地有肥瘠力有強弱也然古者以周尺爲步步百
爲畝今以官尺五尺爲步二百四十步爲畝周尺當今浙
尺七寸四分今之浙尺當今官尺一尺一寸三分絕長補
短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三十三畝有奇也以今三十三
畝有奇之田一夫耕之其屋基無其租稅之人古又出之
公田宜其力贍者食九人而無不足弱者食五入而亦有
餘也

周之制度當以孟子爲主以正周禮之失朱子謂孟子後
出不及見王制之詳反欲以周禮正孟子此與信康節而
疑文王之卦位同一病痛

敢問友章

獻子而友止五人費惠公而師友止二人晉平公而友止一人帝堯而友止一人取友之難如此世之紛紛以爲友者何怪乎有絕交之論也

敢問交際章

君子應世處物只在當下更不必追前保往只在守己更不向人分推求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純是一團生意若一人之來一物之至義乎不義乎起許多卜度懷許多猜疑全然殺機用事以他辭卻之又費多少轉折吾先自處於不義矣國門之盜不在受與不受如何與他來往況

於交際乎

仕非爲貧也章

三代之盛士有恆產原無爲貧之仕其後不仁而在高位
賢人在下始有爲貧而仕者久之以仕爲營私之地則惟
恐不富惟恐不貴矣道不行者澤不加於民言不聽於士
尸位素餐而不去則無一非爲貧也故以居卑居貧嚴其
界限未嘗非出處之正會計當牛羊壯長便是居卑之道
位卑而言高所言未必國家之大事非所當言而言則於
職方有所不盡可知矣

敢問不見諸侯章

多聞與賢異如左史倚相之通九丘八索子產之答實沈
臺駘黃熊伯宗之對梁山崩之類後世草創之國其制度

文爲必藉一人以成皆是也賢則有大小之殊故多聞則天子不召師明其重於賢也

一鄉之善士章

古人所留者唯有詩書可見頌詩讀書正是知其人論其世者乃頌讀之法古人詩書不是空言觀其盛衰以爲哀樂向使其性情不觀於世變浮沈翳便不可謂之善上矣非旣觀其言又考其行也

孟子師說卷五

孟子師說卷六

姚江黃宗羲著

性猶杞柳章

性猶杞柳也義猶栝櫨也告子之意以爲人生所有唯此知覺理則在於天地萬物學者必當求天地萬物之理使與我知覺爲一而後爲作聖之功故以杞柳喻知覺以栝櫨喻天地萬物之理以杞柳爲栝櫨喻求天地萬物之理融會於我之知覺此與先儒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故必格物窮理以致此知其徒恃此知覺者則釋氏本心之學亦復何殊第先儒言性卽理也卽不欲以性歸之知覺又不可以性歸之天地萬物於是謂性受於生之初知覺

發於既生之後性體也知覺用也引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以證之靜是天性之真動是知覺之自然因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在人心推原其上一層以爲之性性反覺墮於渺茫矣告子不識天地之真明覺自然隨感而通自有條理卽謂之天理也先儒之不以理歸於知覺者其實與告子之說一也晦翁謂如荀子性惡之說有何交涉孟子言其比喻之謬杞柳天之所生栝椹人之所爲杞柳何嘗帶得栝椹來故欲爲栝椹必須戕賊仁義之性與生俱來率之卽是若必欲求之於天地萬物以己之靈覺不足恃是卽所謂戕賊也

性猶湍水章

湍水亦卽前章之意言其無善無不善也東流西流只是
爲習所使晦翁謂其善惡混亦非東流西流告子兼善惡
以言習搏之激之孟子單以不善言習其善者旣從習來
亦是導其性之固有耳

生之謂性章

無氣外之理生之謂性未嘗不是然氣自流行變化而變
化之中有貞一而不變者是則所謂理也性也告子唯以
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者謂之性是以入於籠侗已開後世
禪宗路徑故孟子先喻白以驗之而後以牛犬別白之蓋
天之生物萬有不齊其質旣異則性亦異牛犬之知覺自
異乎人之知覺浸假而草木則有生意而無知覺矣浸假

而瓦石則有形質而無生意矣若一概以籠桐之性言之
未有不同人道於牛犬者也假使佛氏而承孟子之問必
將曰六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也其請張為幻
又告子之罪人也告子之性猶水之性也水之性無分於
食色性也章

食色性也即是以陰陽五行化生者為性其所謂仁者亦
不過煦煦之氣不參善不善於其間其所謂義方是天地
萬物之理告子以心之所有不過知覺而天高地下萬物
散殊不以吾之存亡為有無故必求之於外孟子以為有
我而後有天地萬物以我之心區別天地萬物而為理苟
此心之存則此理自明更不必沿門乞火也告子之言總

是一意孟子辨之亦總是一意晦翁乃云告子之詞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是尙不知告子落處何以定其案哉他日象山死晦翁曰可惜死了告子象山謂性卽理也正與告子相反孟子之所以辨告子者恰是此意而硬坐以告子不亦冤乎後來學者胸無涇渭真不異矮人臺下之笑也

語類晦翁當與金溪辨義外之說某謂事之合如此者雖是在外然於吾心以爲合如此而行之便是內也且如人有性質魯鈍或一時見不到因他人說出來見得爲是從而行之亦內也金溪以爲此乃告子之見直須自得於己方是若以他人之說爲義而行之是求之於外也遂於事

當如此處亦不如此不知此乃告子之見耳愚按告子義外是求義於外而行之金溪之言是也晦翁乃謂其必欲自得於己而在外者一切置之不問恐未必然告子既已爲理不在內勢不得不求之於外不然則內外兩無所主焉能自立其說哉

程子性卽理也之言截得清楚然極須理會單爲人性言之則可欲以該萬物之性則不可卽孟子之言性善亦是據人性言之不以此通之於物也若謂人物皆稟天地之理以爲性人得其全物得其偏便不是夫所謂理者仁義禮智是也禽獸何嘗有是如虎狼之殘忍牛犬之頑鈍皆不可不謂之性具此知覺卽具此性晦翁言人物氣猶相

近而理絕不同不知物之知覺絕非人之知覺其不同先
在乎氣也理者純粹至善者也安得有偏全人雖桀紂之
窮凶極惡未嘗不知此事是惡是陷溺之中其理亦全物
之此心已極豈可謂偏者猶在乎若論其統體天以其氣
之精者生人麤者生物雖一氣而有精麤之判故氣質之
性但可言物不可言人在人雖有昏明厚薄之異總之是
有理之氣禽獸之所稟者是無理之氣非無理也其不得
與人同者正是天之理也釋氏說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彼
欲濟其投胎託舍之說蠅螻之微與帝王平等父母之親
入禽獸輪迴正坐人物一氣充類以至無理也蓋人而喪
其良心入於禽獸者有矣未有禽獸而復爲人者也投胎

託舍偶而一見亦自有之未有輾轉不已如釋氏之論自家亦說不去也

公都子問性章

性無善無不善後世釋氏不思善不思惡之說近之但釋氏無善無惡以理爲障更不復求與告子性無善惡復求理於外者爲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揚子善惡混之說近之可以爲善爲不善似與無善無惡相類但其可以爲者於性中藏此善惡根苗故不同也有性善有性不善韓子三品之說近之後儒氣質之說亦近之

先儒之言性情者大略性是體情是用性是靜情是動性是未發情是已發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

時他己不是性也則性是一件懸空之物其實孟子之言
明白顯易因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發而名之爲仁義禮
智離情無以見性仁義禮智是後起之名故曰仁義禮智
根於心若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先另有源頭爲仁義禮
智則當云心根於仁義禮智矣是故情性二字分析不得
此理氣合一之說也體則情性皆體用則情性皆用以至
動靜已未發皆然才者性之分量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
發雖是本來所具然不過石火電光我不能有諸己故必
存養之功到得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之地位性之分量始
盡希賢希聖以至希天未至於天皆是不能盡其才猶如
五穀之種直到烝民乃粒始見其性之美若苗而不秀秀

而不實則性體尙未全也

或曰惻隱羞惡恭敬是非執已發而遺未發無乃近於無頭學問乎曰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不待發而始有也未發之時此四者未嘗不流行於中即使發之時四者有何聲臭之可言乎若必以不容說者爲頭腦則參話頭以求本來面目者爲正學矣

富歲子弟多賴章

此章是性相近習相遠注疏孫淇澳先生曰今若說富歲凶歲子弟降才有殊說肥磽雨露人事不齊而謂麤麥性不同人誰肯信至所謂氣質之性不過就形生後說若稟氣於天成形於地受變於俗正肥磽雨露人事類也此三

者皆夫子所謂習耳今不知爲習而強繫之性又不敢明說性而特創氣質之性之說此吾所不知也如將一粒種看生意是性生意默然流行便是氣生意顯然成象便是質如何將一粒分作兩項曰性好氣質不好所謂善反者只見吾性之爲善而反之方是知性若欲去氣質之不善而復還一理義之善則是人有二性也二之果可爲性否語類問理義之悅吾心理義是何物心是何物曰此說理義之在事者愚按此理義卽天所降之才也故爲心之所同然若在於事儘有此然而彼不然者如何能同

程子曰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

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愚謂氣質之性既是天賦如何可反若反之反似爲僞蓋
天命至精些少著不得人爲故人在陷溺之中憑他搏噬
紛奪此一點良心畢竟自要出頭別教有云丈夫食少金
剛終竟不消要穿出身外何以故金剛不與身中雜穢同
正故天命之性豈特如金剛一切清濁偏正剛柔緩急皆
拘他不得如謂水本清也以淨器盛之則清不淨器盛之
則臭以汙泥之器盛之則濁本然之清未嘗不在但旣臭
濁粹難得清果若是則水一性也器一性也性之夾雜如
此安所稱無極之真二五之精乎先儒只緣認習字大狹
墮地已後之習無論矣人乃父母之分身當其在胎之時

已有習矣不然古人之言胎教何也總之與性無與也

牛山之木章

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此卽喜怒哀樂未發之體未嘗不與聖人同卻是靠他不得蓋未經鍛鍊一逢事物便霍然而散雖非假銀卻不可入火爲其平日根株久禪宗席平旦之氣乃是暫來之客終須避去明道之獵心陽明之隔瘡或遠或近難免發露故必須工夫纔還本體此念庵所以惡現成良知也

世人日逐於外喘汗不已竟無一安頓處到得氣機收斂之時不用耳目則葭管微陽生意漸回息生也好惡與人相近正形容平旦之氣此氣卽是良心不是良心發見於

此氣也但使此氣虛靈不昧以之應事接物則旦晝自然
合節朱子卻言夜氣上未有工夫只是去且晝理會未免
倒說了平旦之氣卽是寂然不動之體乍見疇蹴卽是感
而遂通好惡與人相近卽是喜怒哀樂之未發感而遂通
卽是發而中節孟子指點出來使人人可認不墮於有無

二邊

程子言心要在腔子裏腔子指身也此操存之法愚則反
之曰腔子要在心裏今人大概止用耳目不會用心識得
身在心中則髮膚經絡皆是虛明佛氏有人識得心大地
無寸土何處容其出入

天心生生之幾無時或息故放失之後少閒又發第人不

肯認定以此作主宰耳認得此心便是養若火之始然泉
之始達自不能已且晝牯亡未嘗非此心爲之用而點金
成鐵迷卻當下矣

孟子言良心何不指其降衷之體言之而形容平旦之氣
似落於迹象不知此卽流行之命也知此卽爲知命猶之
太虛何處不是生意然不落土則生機散漫無所收拾佛
氏以虛無爲體正坐不知命以刻削而爲平旦野子曰
無或乎王之不智章
陽明嘗曰吾起初爲學尙未力後來被朋友夾持遂放倒
不得是故爲善未有獨成者總是不專心致志專心致志
自能求助於君子不爲小人所惑陳氏分作兩項非也

魚我所欲也章

凡人之學問不著到於生死終是立腳不定蓋世間所最不可忍者只有死之一路功夫到此都用不著如欲從生死上研磨終如峭壁非人力攀援所及唯有一義能將生死抹去死之威力至此而窮化險阻而爲平易程子曰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生死之道故孟子只將辭受取與之間說得平常而至煩難者卽此而在佛氏生死事大終不脫怖心

仁人心也章

仁無迹象可言孟子於無迹象之中指出迹象人人可以認取如仁義禮智根於心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云云仁人

心也不一而足蓋人之爲人除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外更無別心其憧憧往來起滅萬變者皆因外物而有於心無與也故言求放心不必言求理義之心言失其本心不必言失其理義之心則以心卽理也孟子之言明白如此奈何後之儒者誤解人心道心歧而二之以心之所有止此虛靈知覺而理則歸之天地萬物必窮理而纔爲道心否則虛靈知覺終爲人心而已殊不知降衷而爲虛靈知覺只此道心道心卽人心之本心唯其微也故危伊尹之言先知先覺初不加以知此理覺此理一字蓋無理之知覺則禽獸矣人心顧如是哉豈可比而同之乎李延平曰仁人心也孟子不是以心名仁羅文莊曰延平之見卓矣

唐伯元曰二子可謂有功於孟子愚則以爲明與孟子之言相反可言功也

先儒之求放心者大概捐耳目去心智反觀此澄湛之本體澄湛之體墮於空寂其應事接物仍俟夫念頭起處便爲善惡而出之則是求放心大段無益也且守此空寂商賈不行后不省方孟子何必又言義人路乎蓋此心當惻隱時自能惻隱當羞惡時自能羞惡渾然不著於人爲惺惺獨知旋乾轉坤俱不出此自然之流動纔是心存而不放稍有起鑪作竈便是放心

人之於身章

民非水火不生活飲食之事與生俱生養生送死郊天祭

地皆取辦於飲食禮運曰夫禮之初始諸飲食是故至麤之物自聖人用之卽爲禮樂自世人用之卽爲嗜欲貴賤大小亦從世人爲分別身之泰也通體神明采頤是尙百骸分析夫以參天兩地之身而較之以一指寸膚其細已甚哀哉

鈞是人也章

耳主於聽目主於視皆不離事上心以思爲體思以知爲體知以虛靈爲體不著於事爲發於本體之自然而未嘗有所動者所謂照心也先立者立此而已世入之心離了事物更無泊處只得徇於耳目耳目非小徇事物則小矣此天之所與我者與湯誥之惟皇降衷劉康公之民受天

地之中以生皆謂此心也集注以耳目心三者爲天之所
與失之矣

仁之勝不仁章

此爲當時諸侯言之新安陳氏之說是也如徐偃王以仁
義而失國宋襄公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而敗死而滅國
闢土地者多出自殘忍詐謀之人謂水不勝火當時想有
之論故孟子以杯水概此一流

五穀者章

仁之於心如穀種之生意流動充滿於中然必如藝植灌
溉之功而後始成熟易言一陰一陽之道道不離陰陽故
智不能離仁仁不能離智中焉而已繼之卽戒懼慎獨之

事成之卽中和位育之能在孟子則居仁由義有事勿忘者繼之之功反身而誠萬物皆備者成之之候繼之者繼此一陰一陽之道則剛柔不偏而粹然至善矣如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雖然未可以爲善也從而繼之有惻隱隨有羞惡有辭讓有是非之心焉且無念非惻隱無念非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而時出靡窮焉斯善矣成之者成此繼之之功卽中庸成己仁也成物知也之謂向非成之則無以見天降之全到得成之方可謂之熟不然苗而不秀秀而不實終歸無用

任人有問章

任人不知禮以禮是死板格套故有此問夫禮以義起從

吾心之安不安者權衡而出之奚有滯而不通之處

曹交章

人皆可以爲堯舜一語此孟子繼往聖開後學一大節目徐行堯服人人能之卽人人可以爲堯舜也只在著察之間耳後之儒者將聖人看得煩難或求之靜坐澄心或求之格物窮理或求之人生以上或求之察見端倪遂使千年之遠億兆人之眾聖人絕響一二崛起之士又私爲不傳之祕至謂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亦是架漏過時人心亦是牽補度日是人皆不可以爲堯舜矣所謂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自陽明之心學人人可以認取聖脈後來近溪只就人所行所習當下指點出著察一路真

覺人人去聖不遠要知孟子亦是此意只在徐行堯服人所易知處點出何至持鐙而乞火焉曹交亦有志之士何以見其事長無禮求道不篤集注無乃深文歟

詳烏獲一段言力非可強而有也故有勝有不勝至於堯舜其本體人人俱有無所俟力豈有不勝之患陳氏之論不明

小弁章

甬上講時至凱風章萬貞一言不安其室不得謂親之過小陳介眉以舊說折之余是貞一而未有以應也後見宋晁說之詩序之論云孟子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而序詩者曰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是七

子之母者於先君無妻道於七子無母道過孰大焉孟子
之言妄歟孟子之言不妄則序詩非也始恍然於貞一之
說

宋惺章

戰國之君但知有利不利故策士得行其說以利不利說
之則兵可罷以仁義說之則兵未必可罷然而孟子必欲
以仁義易利者兵不罷則害在人身唯利自視則害在心
術也

先名實章

功利之學必核之以名實故當時之辨名實者紛然荀子
曰見侮不辱聖人不愛已殺盜非殺人也此惑於用名以

亂名者也山淵平情欲寡芻豢不加甘大鍾不加樂此惑於用實以亂名者也非而謁楹有牛馬非馬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實者也溥于髡亦是此意髡之所論在迹孟子之所論在心

魯欲使慎子章

孟子末年當魯平公之世平公之父爲景公二十九年景公之父爲康公九年康公之父共公二十二年魯平公元年爲齊潛王十年魯景公二十一年爲齊潛王元年魯景公二年爲齊宣王元年魯共公元年爲齊威王四年據齊世家魯之伐齊在威王六年自後齊強大不見魯伐齊之事豈慎子將軍因孟子之言而止耶

魯之伐齊自是不能取勝孟子不以利害言而以志仁爲
主此根本之學也是時列國求富強者皆從一己起見志
仁者從民生起見從民生起見卽涖中國朝秦楚而無不
可從一己起見卽固有之地亦在所當損

二十而取一章

以二十取一爲不可者亦是封建之制非什一不足以備
用然當時田授於上故稅其十一而無媿今以民所自買
之田必欲倣古之什一已爲不倫且封建變爲郡縣苟處
置得宜以天下而養一人所入不貲則二十取一何爲不
可漢氏三十而稅一未見其不足也

魯欲使樂正子章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人未有不好善者只爲私心自勝不
惟不好善且從而善惡矣今有人語之曰某人善則必曰
僞也不然則曰是固嘗爲不善矣又有人語之曰某人不
善則喜談而樂道之矣

舜發於畎畝章

天降大任以其動心忍性而知其降也天無心而成化未
嘗擇人而降之顧不能動忍死於憂患便是不降嘗見釋
氏以離四句絕百非方有入處今以境遇窮極鍛鍊出來
是實受用之地不徒向語言脫空去也

其理與用之故不與用者皆虛空本也

其理與用皆歸於我亦有人欲今以對愚竊疑疑於出本

有與人而動之願不與用者皆虛空本也

天制六丑以其慳心惡我而味其利也天無心節於外則

報德效知廟算

善順善類而樂族之矣

世世不然願曰是固善為不善矣又有人謂之曰某人不

對不特善且從而善惡矣今有人謂之曰某人善順心曰

孟子師說卷六長流德人未有不積善者只為心自利不

孟子師說卷七

姚江黃宗羲著

盡其心者章

孟子所謂擴充動心忍性強恕而行皆是所以盡心性是空虛無可想像心之在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可以認取將此可以認取者推致其極則空虛之中脈絡分明見性而不見心矣如孺子入井而有惻隱之心不盡則石火電光盡之則滿腔惻隱無非性體也人與天雖有形色之隔而氣未嘗不相通知性知天同一理也易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窮理者盡其心也心既理也故知性知天隨之矣窮理則性與命隨之矣孟子之言卽易之言也先儒未嘗

不以窮理爲入手但先儒以性卽理也是公共的道理而心是知覺知得公共的道理而後可以盡心故必以知性先於盡心顧其所窮乃天地萬物之理反失卻當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之理矣人心爲氣所聚其樞紐至微勿忘勿助此氣常存稍涉安排則霍然而散不能自主故必須存存得恰好處便是養不是兩件工夫易言成性存存可知是一也存心正是盡心天下之理皆非心外之物所謂存久自明而心盡矣造化流行之理萬有不齊小之而爲窮通得喪大之而爲生死夭壽此不齊者先是其畫一所在所謂命也立命則從流行處見主宰生死不過晝夜耳不知者以爲有義理

之命有氣數之命天固有兩命乎

莫非命也章

生死原是一途凡人貪生畏死所以歧而二之昔祁世培問先師曰人於生死關頭不破恐於義理尙有未淨處先師曰若從生死破生死如何破得只從義理辨得清認得真有何生死可言義當生自生義當死自死眼前止見一義不見有生死在後來先師與世培之死允蹈斯言也盡其道道卽義也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則知非其道而生者之非正命矣巖牆桎梏無論死生皆非正命

萬物皆備章

盈天地閒無所謂萬物萬物皆因我而名如父便是吾之

父君便是吾之君君父二字可推之爲身外乎然必實有
孝父之心而後成其爲吾之父實有忠君之心而後成其
爲吾之君此所謂反身而誠纔見得萬物非萬物我非我
渾然一體此身在天地間無少欠缺何樂如之恕卽仁之
下手處非有安強之分強之云者卽反身之功思誠之則
也故誠外無學立誠焉盡之矣

行之而不著章

天地閒道理平鋪夫婦可以與知誰能出不由戶孩提知
愛知敬率性而行道不可離說是無工夫未嘗無工夫說
是無戒懼未嘗無戒懼人人如此箇箇圓成只爲妄動手
腳凡人動於利欲未免倒行逆施學人不肯安於本分求

著求察去之所以更遠昔許敬庵言童僕之服役中節者皆道心也高忠憲初甚疑之其後體認之久忽覺平日所謂惺然常明之心還是把捉之意而蚩蚩之民有如鳶飛魚躍出於任天之便者反有合於不識不知之帝則耳

恥之於人章

不以地獄意其志必自退矣

當時游說之士不出機變之巧及其說行以此誇耀於列國景春之徒欣羨之不置一時以爲經濟豈復知爲恥哉不若人孟子以禽獸比之也誠則是人僞則是禽獸

待文王章

世無以不棄置何否其間於此學日漸

學莫先於立志立志則爲豪傑不立志則爲凡民凡民之後興者草上之風必偃耳吾因而有慨如洛閩大儒之門

下碌碌無所表見僅以問答傳注依樣葫蘆依大儒以成名者是皆凡民之類也故吾讀宋之文集遇此等便不欲觀無奈世眼易欺不敢置可否於其間使此學日流於膚淺耳

附之以韓魏章

今人貧賤則欲然富貴則盈滿何曾著到自己所以忙迫一世苟能不以此爲意其志必有所在矣

霸者之民章

霸者只在事功上補湊王者在心術上感動民之應之亦截然不同驩虞者民爲法制所縛無爭鬪作亂之事皞皞則孝弟忠信相感而化所謂必世而後仁者是也王者未

必不行霸者之事而霸者不能有王者之心就如漢唐之
治當其太平之時民自驩虞終不免於雜霸三代之治卽
其末也故家遺俗流風善政尙有王者氣象後世之民但
有嘒號愁慘求驩虞亦無矣王者吾不得而見之得見霸
者斯可矣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章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有親親而後有仁之名則親親是仁
之根也今欲於親親之上求其所發者以爲之根有敬長
而後有義之名則敬長是義之根也今欲於敬長之上求
其所發者以爲之根此先儒所以有性中曷嘗有孝弟來
之論性學之不明由此故也

舜之居深山章

野人之在深山與舜之在深山其食息動靜本皆是道不
但舜不異野人卽野人亦不能異舜野人凝滯於物未免
將不識不知之體化爲知識舜則胸中豁豁無些子積滯
善言善行亦只野人之言行沛然莫禦行無所事還其野
人之本分而已

無爲其所不爲章

不爲不欲良知也無爲無欲致良知也本是直捷無加勉
強人卻爲聞見多了依傍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無地非我
出路所不爲者似乎可爲所不欲者似乎可欲以至初心
漸漸失卻學者但當於自心欺瞞不得處提醒作主便是

此聖賢路上人

廣土眾民章

三昔齊田始與邑中無與則矣

其生色也所謂目擊道存夫子無行不與之妙向使高談
仁義而與竈養學究同其動定則中之所存便可料算故
學必到睥面盎背方有根柢

伯夷辟紂章

受一畝而食之斷碑云需育一埔之宮參隨之

五畝之宅說者皆云古者授田五畝半在田五畝半在邑
習聞而莫知其非也匠人營國不過方九里九九八十一
為方一里者八十一方一里之地為九百畝以八十一倍
算不過七萬二千九百畝耳其中有王宮有左祖右社前
朝後市又道涂九經九緯每經途闊九軌又九卿以至於

三百六十官各有公署自公卿而下至於士中士各有館舍如詩所云退食自公適子之館者又皆有家廟又有賓館神祠作坊倉庫獄囚以上諸項度於王國之中必三分去二所存不過二三萬畝耳而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工商各不下萬家卽人給以半畝勢所不能況二畝半乎孟子云願受一廛而爲氓禮記云儒有一畝之宮參觀之是知二畝半之說妄矣以今世目驗之小民有地二十步便可造屋三四間足以成家矣則古者一畝百步之地當必容四五家二畝半之地當必容十餘家也然則孟子所云五畝之宅皆在田畝與邑中無與明矣

孔子登東山章

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古今諸子百家言人人殊亦必
依傍聖門之一支半解而後得成其說何曾出此範圍譬
之於水則斷潢絕港無波濤汹涌之觀譬之於明則燭火
陽燄所照無幾能如聖門之觀瀾必照乎蓋諸子出其私
智穿鑿於一隅一曲井蛙之見或斷或續不成片段故不
可達之天下所謂致遠恐泥也

雞鳴而起章

利與善之間真所謂毫釐千里此是第一步一生聰明力
量都爲此一步所用野葛人參共生一本辨之不得不早
也

楊子取爲我章

楊子墨子子莫雖判然不同卻都只在事爲上簡點所以有過不及事之過不及處便是惡事念之有依著處便是惡念天地閒道理平鋪無方所而有規矩所謂權也吾輩時常動一善念細揣之終是多這念有這念便有比偶有爲我便有爲人有中立比偶生焉有比偶便有負勝譬如一匹絹纔說細便有麤者形他又有更細者形他故曰毛猶有倫有倫則害道

飢者甘食章

古人見道親切將盈天地閒一切都化了更說甚富貴貧賤故曰所過者化世人但見富貴貧賤之充塞更轉身不得以爲莫大之事孟子以饑渴二字括之便覺甚輕

有爲者章

此理本是易簡直截欲仁仁至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與能
奈何世之學者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自爲
支離之說以自纏繞窮年卒歲靡所底麗是以有掘井九
仞而不及泉者何如盡捐故技反身而自足乎

堯舜性之也章

性之爲自誠而明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身之爲自明而誠
勉而後中思而後得誠無淺深皆由中而出也久假而不
歸者不歸於帝王之誠烏知其非有則以五霸終不知其
非已有也彼方有功業可見有聲名可借以其在外者爲
己之所有也不然雖己所不欲爲遷於事勢而不得不爲

豈己之所有哉

伊尹曰章

伊尹之志以救民爲主所謂民爲貴君爲輕也放太甲于桐與放桀于南巢其義一也向使桀能遷善改過未嘗不可復立太甲不能賢豈可又反之乎後世之視天下以爲利之所在故竄奪之心生焉

仲子不義與之齊國章

後世人心汨沒於利欲故利之所在視爲極重之事齊國之利尤爲非望而世之好名者亦遂以讓國爲絕行非聖人不能至於日用倫常之間視爲瑣瑣末節不屑關懷如此則是宋人之名母而爲聖人者必乖戾絕羣歸之許由

之輩堯舜爲不足數矣乾坤之所以不毀人類之所以不滅全在親戚君臣上下太和保合人人可以爲堯舜矣當時許子之竝耕仲子之離母皆墨子之徒孟子所以距之也戰國策趙威后謂齊使者曰於陵子仲尙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

自范之齊章

睜面盎背廣居之氣象也下此之氣象皆因所居而變余嘗言今日士大夫大概多市井之氣并其所居者而失之矣有能不脫學堂之氣則十無一二也世風之下如此

形色章

形色氣也天性理也有耳便自能聽有目便自能明口與鼻莫不皆然理氣合一也心是形色之大者而耳目口鼻其支也聖人踐形先踐其大者而小者從之

道則高矣章

道無形體精義入神卽在灑埽應對之內巧卽在規矩之中上達卽在下學不容言說一經道破便作光景玩弄根本便不帖帖地莊子曰北溟有魚曰鯤化而爲鵬九萬里風斯在下然聽其自化也使之化則非能鵬也

以道殉身章

以道殉身者事君能致其身此身非吾之所得有也以身殉這者世旣喪道道自吾存天下非之而不顧也以道殉

人者時風眾勢便以爲道逐隊趨之終身不識道之所在
君子之於物章

自佛氏輪迴之說興人物渾然一途人轉爲物物轉爲人
一人之身其過去現在未來不知多少父母或前生之父
母爲吾今世之犬馬今世之妻孥或是前生之父母故其
視現在之父母不過適然之相值颯然來去此多生百千
之父母何者爲親孝親一念從此斬絕古來闢佛者於此
等傷害天理處反置之不道何也及袁了凡設功過格今
世奉行之者以蟲螺蠹動之生準折其忤親陷人之事於
是肆然爲惡以爲吾有某功可抵也又與於不仁之甚者
矣

盡信書章

武成云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是商人自相殺也孟子言以至仁伐至不仁何其血之流杵是明言武王殺之兩意相背則知孟子所見之武成非孔安國古文之武成也古文之僞此亦一證

梓匠輪輿章

規矩熟而巧生巧卽在規矩之中猶上達卽在下學之中學者離卻人倫日用求之人生以上是離規矩以求巧也莊周斲輪之喻欲舍仁義以求道德舍糟粕以求古人之不可傳正與孟子之意相反

好名之人章

讓國之人必其私欲淨盡誠中形外而後能之若夫矯強
一時好名起見則好利之見蘊藏於內不知不覺從不及
簡點處忽然發露出來猶如見獵心動數十年之心不知
伏在何所未易削除也

民爲貴章

周禮疏云社者五土之總神以句龍生時爲后土官有功
於土死配社而食稷者五穀之長立稷以表神名棄爲堯
時稷官立稼穡之事有功於民死乃配稷而食名爲田正
按此則后土也田正也皆是人鬼社稷乃是造化之迹象
天地間無一物不有鬼神然其功用之及人非同類則不

能以相通社稷二氣發揚莽盪如何昭格故必假已死龍
棄之人鬼與我同類而通其志氣是故配食者非僅報其
功也卽如郊天祭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饗夏后氏禘黃
帝而郊繇殷人禘饗而郊冥周人禘饗而郊稷亦是此意
吾與祖宗同氣藉其配食以與天地相通先儒謂以此崇
其祖父只見得一端耳句龍之配社棄之配稷亦以王者
之社稷而言下此一國一鄉莫不有社稷則其配食者不
必同於王社凡沒而祭於社者皆是配食今之城隍土穀
莫不以古來著名者實之如文文山之爲北平城隍周新
之爲浙江城隍呂珍之爲紹興城隍鄭處臣之爲會稽土
穀之類皆在耳目間非著名者之爲城隍土穀也亦猶句

龍棄之配食一方耳蓋城隍土穀之威靈非人鬼不能運動也由是言之旱乾水溢則威靈漸滅祭不能享其變置社稷也有何不可

仁也者人也章

仁者天之主意待人而凝理不離氣也由是而之焉之爲道彼欲求之於未生之前者非吾之所謂道也
口之於味章

耳目口鼻是氣之流行者離氣無所爲理故曰性也然卽謂是爲性則理氣渾矣乃就氣中指出其主宰之命這方是性故於耳目口鼻之流行者不竟謂之爲性也綱常倫物之則世人以此爲天地萬物公共之理用之範圍世教

三才圖會卷之
故曰命也所以後之儒者窮理之學必從公共處窮之而
吾之所有者唯知覺耳孟子言此理是人所固有指出性
真不向天地萬物上求故不謂之命也顧以上段是氣質之
性下段是義理之性性有二乎無何而與性曰性也性
浩生不害章

好必於善惡必於惡性本如是感物而動則有欲有不欲
能不失其性體而可欲在善是知及之也善無形質不可
把捉我即可欲之而落於想像終非己有如顏子之拳拳
服膺是仁守之也有諸己是學者第一關作聖之基在是
誠僞之分在是從此以往美大神聖日新又新始有工夫
可加耳

有布縷之征章

無訟言出謂其家器也士曰賦

布縷之征唐之所謂調也出之於地以地植桑麻耳後來地與田渾兩稅之夏稅秋糧以蠶成於夏故謂之夏稅粟米之征唐之所謂租也力役之征唐之所謂庸也三代盛時井田之制民但助耕公田未嘗征其粟米也力役之征據周禮賦法三十夫使出馬一匹甲士一人步卒二人三百夫出革車一乘甲士十人步卒二十人三千夫出革車十乘甲士百人步卒二百人三萬夫出革車百乘甲士千人步卒二千人有中車以授車有馬質以授馬有牛人以共牛有司兵以授兵有司甲司戈楯司弓矢以各授其器未嘗取具於民間也一乘賦三十人止供力役一歲不過

三日豈足爲擾布縷之征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不過尺
絹大段易辦故並用之而無害據孟子之言其時賦法之
厲民盡破三代之制矣然數者之征皆憑戶口爲政所以
盛世之編戶非戶戶而編之也必閱其有丁有力能充賦
役者而後著之於籍辨其貴賤老幼廢弱者此五者皆籍
所不書賦役不及焉賤謂貧不能自存者楚薦敖之爲政
也曰大戶已責趙尹鐸之治晉陽也曰損其戶數所以政
不苛而民不怨也卽如唐開寶全盛之時戶不登千萬若
以實論之浙東西兩道之地其戶豈止千萬哉蓋下戶之
不登於版籍者多矣黃霸僞增戶口亦只是搜括遺漏填
之於冊非以無爲有也諸葛亮謂劉先主曰荊州非少人

也而著籍者少令游戶皆自實此皆衰世之事故欲民無
困其於戶口當加之意焉切不可徒仍舊貫也

人皆有所不忍章

不忍不爲之心人皆有之但石火電光斷潢絕港不忍於
此或忍於彼不爲於此或爲於彼壅塞而不流行苟能時
時以此爲主則達矣至於無欲害人無爲穿窬無受爾汝
卽甚蔽錮之人此心常在無有滅熄苟一返之而是矣然
此心流注甚深世人知其麤不知其細麤者人所共見其
細者如以言餌以不言餌若是乎應對之常人藏財物於
家穴牆而取之人藏思慮於胸鉤隱而出之同一機心用
事豈以人所不見謂之不同類哉

堯舜性者也章

此爲性命合一之學堯舜湯武不過生知學知之異皆率性而行者也中禮哭死不回必信所以盡性莫之致而致之爲命若爲生于祿正行則是有所致而欲致之也非命之本然而於性有所不盡矣堯舜湯武所謂盡性以至於命者也

養心莫善於寡欲章

太極圖說曰主靜立人極此之靜與動靜之靜判然不同故自注云無欲故靜本是趙岐論語仁者靜之注移之於此然濂溪言無欲而孟子言寡欲者周子先天之學動而有不動者存著不得一欲字孟子養心是學者工夫離不

得欲字心之所向謂之欲如欲正欲忘欲助長皆是多欲
但以誠敬存之便是寡欲蓋誠敬亦是欲也在學者善觀
之而已

孔子在陳章

由世道交喪聖王不作天下之人兆民之眾要不能空然無
所挾以行世則遂以舉世之習尙成爲學術但論其可以
通行不必原其心術揣摩世態陪奉人情在世路則爲好
人在朝廷則爲鄙夫凡朝廷之資格官府之舊規往來之
情面胥吏之成例彌縫周至無有罅漏千百年來糜爛於
文網世法之中皆鄉愿之薪傳也卽有賢者頭出頭沒不
能決其範圍苟欲有所振動則舉世目爲怪魁矣以是詩

文有詩文之鄉愿漢筆唐詩襲其膚廓讀書有讀書之鄉
愿成敗是非講貫紀聞皆有成說道學有道學之鄉愿所
讀者止於四書通書太極圖說近思錄東西銘語類建立
書院刊注四書衍輯語錄天崩地坼無落吾事夫子之惡
之亦逆料其禍必至於是也狂狷是不安於流俗者免爲
鄉人方有作聖之路

由堯舜至於湯章

此是孟子自序如莊子之天下更遷之六家指要一例道
之在天地閒人人同具於穆不已不以一人之存亡爲增
損故象山云且道天地閒有箇朱元晦陸子靜便添得些
子無了後便減得些子然無添減而卻有明晦貞元之會

必有出而主張斯道者以大明於天下積久而後氣聚五
百歲不爲遠也堯舜以來其期不爽至孟子而後又一變
局五百歲之期杳不可問然而無有乎爾孟子不敢以見
知自居也則亦無有乎爾言五百歲之後未必有聞知也
蓋孟子已自前知不待韓子言軻死不得其傳而後信也
說者謂孟子歿千五百年而周子出河南兩程子爲得其
傳雖然大醇而小疵終不及於三代豈世運之遞降乎吳
草廬曰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魯鄒
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余以爲不然堯舜其元也湯其
亨也文王其利也孔孟其貞也若以後賢論之周程其元
也朱陸其亨也姚江其利也戴山其貞也孰爲貞下之元

其亨出誠玉其匪出楚山其貞出燔為貞平之元

文王其匪出并蓋其貞出梓以終寶飾之周雖其天

其匪出誠玉其匪出楚山其貞出燔為貞平之元

其匪出誠玉其匪出楚山其貞出燔為貞平之元

其匪出誠玉其匪出楚山其貞出燔為貞平之元

其匪出誠玉其匪出楚山其貞出燔為貞平之元

其匪出誠玉其匪出楚山其貞出燔為貞平之元

其匪出誠玉其匪出楚山其貞出燔為貞平之元

其匪出誠玉其匪出楚山其貞出燔為貞平之元

其匪出誠玉其匪出楚山其貞出燔為貞平之元

孟子師說卷七

其匪出誠玉其匪出楚山其貞出燔為貞平之元

孟子師說七卷黃宗羲撰宗羲字太沖號黎洲餘姚人葢山門人以其師於學庸論語皆有成書獨缺孟子因取平昔所聞於師者遂成此書其於寡人之於國也章云梁惠王亦是補偏救弊權宜一時之計孟子以爲根本既立無待末流所言皆布帛粟菽不似耕戰盡地一切權謀惠王不能節用以至民生憔悴故下文痛言之然惠王猶知爲民後世人主不如惠王者多矣梁襄王章云蘇氏云自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及宋太祖四君能一天下皆以不嗜殺人致之此言是也顧後來元明之開創者不可稱不嗜殺人而天下爲威勢所劫亦就於一與秦隋無異未嘗不延世久長蓋至此而天道一變遂不得不有逆取順守之說此尙論者之所痛心也故國

章云世臣者如魯之三桓齊之高國晉之六卿是也自游說之士起朝秦暮楚取相印如寄各國效之而世臣絀矣利之所在則親之有仕於此國而親於彼國者并親臣而亦無之李固云一日朝會見諸侍中竝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誠可歎息先生之言沈痛如此睹今之世又當何如哉歲在柔兆執徐相月吳興張鈞衡識

言皆帝帛粟苾不以特婢盡此一從辭精惠王不強體甲以
辭辭效與辭宜一和之情孟平以爲辭本對立無待末能視
間外稱善發氣此書其效裏人之效國也章云粟惠王衣是
門人以其神效舉辭論語皆其效書辭辭孟平因延平昔視
孟平爾爾小卷黃宗義對宗義字太中號琴川翁越人楚山